





行朝錄自序

唐末黃巢逼潼關士子應舉者方流連曲中以待試期為詩
 云與君同訪洞中隱新月如看拂戶前領取嫦娥攀取桂便
 從陵谷一時遷中土時文之士大抵無心肝如此豈知海外
 一二遺老孤臣心懸落日血濺鯨波其魂魄不肯盪為冷風
 野馬者尚有此等人物乎向在海外得交諸君子頗欲有所
 論著旋念始末未備以俟他日搜尋零落在每三十年義熙
 以後之人各言其甚而某之所憶亦忘失大半鄧先薦填海
 錄不出世惟太史氏之言是信此聊爾所談其可已也夫
 左副都御史某書



行朝錄目錄

卷一

隆武紀年

贛州失事

紹武之立

卷二

魯紀年上

魯紀年下

舟山興廢

日本乞師

Table of contents for Volume 1 and 2, listing various historical events and dates in vertical columns.

四明山寨

卷三

永曆紀年

沙定洲之亂

賜姓始末

行朝錄卷一

隆武紀年

思文皇帝諱聿鍵小字長壽太祖高皇帝九世孫也父義

以唐世子追封裕王母毛氏帝生三歲祖端王惑於嬖妾囚

世子承奉所帝亦從之稍長讀書即能識大義雖處患難而

志氣不挫年二十八尚未請名世子為其弟毒死端王諱之

將傳國於次子分守道陳奇瑜入弔謂王曰世子薨逝不明

若又不立其子事必發覺王懼始為帝請名立為世孫王薨

崇禎五年帝年三十一襲王位選妃曾氏諸生曾文彥女七

年流寇披猖南陽當其衝顧其城庫薄帝捐千金謀脩築大

守陳振豪弗授功帝以為言毅宗震怒逮振豪置理帝又援
潞王近事乞增兵三千人設叅將一員以陳永福充之不許
八年冬賊再犯南陽上疏臣府護衛一千二百人近制以其
半為汴梁班軍給撫臣以下繇使無謂惟明詔念臣困阨以
全軍見還毅宗報之曰南陽班軍番直祖制已久朕不敢變
時毅宗欲行宗室換授之法陳子壯署礼部事執不可帝貽
書子壯相駁難其書稱說典訓援據經傳皆有本廷臣碩弗
及知特以諸侯王尚氣持異同而已毅宗尋下子壯獄眾口
惜子壯者輒以尤帝帝亦薄公卿為不足重而爭宗藩統
勅然替盧為昇不朝其所建請煩多廷臣交惡而意忌之會

九年八月京師戒嚴帝率護軍勤王汝南道周以典止之不
聽至裕州巡按御史楊繩武以聞旨下切責會前鋒值寇止
其肉豎二人及返國十一月下礼部議給事中馮可賓鍾价
議廢為庶人安置鳳陽高墻押發官同知張有度欲以檻車
行帝自裁不殊至鳳陽守陵奄人索賄不得墮鏢以困苦之
帝不勝其辱病幾殆曾妃割股以進始愈有司廩祿不時資
用乏絕時有望氣者以高墻中有天子氣言於淮撫路振飛
假賑罪宗入墻見帝心獨異之帝告以吏虐狀振飛上疏請
加恩罪宗贍以私錢且謫其吏之無狀者石應詔弘光登極
大赦帝出高墻或云赦出封南陽王遣官送寓廣西道杭州而南都陷帝

勸潞王監國三日潞王出降時靖虜伯鄭鴻達自京口戶部
主事蘇觀生自南都胥會于杭遂奉帝入閩閏六月七日監
國二十七日卯時祭告天地祖宗即皇帝位于福州南郊建
行在太廟社稷以福建省為福京福州府為天興府布政司
為行在大明門立妃曾氏為皇后大赦天下改是年七月一
日以後為隆武元年遙上弘光尊號曰聖安皇帝進封靖虜
伯鄭鴻達為定虜侯南安伯鄭芝龍為平虜侯並賜號奉天
翊運中興宣力定難守正功臣以黃道周為少保吏部尚書
兼武英殿大學士蘇觀生為禮部右侍郎張肯堂為太子少保
吏部尚書吳春枝兵部右侍郎兼右副都御史並賜號奉天

翊運中興宣猷守正文臣各官陞賞有差賜鄭森芝龍子姓朱改
名成功總督禁旅以駙馬體統行事開儲賢館定十二科取
士以蘓觀生領之既而招徠者多狹窄之士上亦厭而罷之
鄭芝龍掌戶兵工三部尚書奏軍興餉亟請兩稅內一名預
借銀一兩民不樂從反愆正供每府差侍郎科道徵發以浦
城訓導王化熊為吏部主事兼御史管義餉化熊沿門搜括
不輸者榜其門不義於是閩里騷然芝龍又請清理寺田可
得八十萬餉上不聽戶部侍郎李長倩請開事例從之自黃
道周而外凡有聲望者何吾騶蔣憲環黃景昉朱繼祚林欽
楫姜曰廣吳牲高弘圖踞振飛蘓觀生曾櫻陳奇瑜鄭三俊

熊開元黃士俊顧錫疇陳子壯皆為大學士然多遙授不至
其後又以林增志李先春同入閣辦事舊輔傳冠入朝自請
恢勅江右上從之而遷延邵武為諫官所劾而罷上賜宴大
臣鄭芝龍以侯爵位宰相上首輔黃道周謂祖制武職無班
文官右者相與爭執終先道周而芝龍快。不悅諸生佞芝
龍者上踈言道周迂腐无能不可居相位上勅督學御史按
之初芝龍鴻達自恃援立之功汲引姻婭要地清流口授上
前如吏科給事中朱作楫戶部主事葉正浚皆門下舍人也
上不盡從懷怨望及郊反于南臺皆稱疾不出戶部尚書何
楷劾之言朝廷大典莫過郊天而二勳不出陪祭無人臣禮

上賞其風裁令掌都察院事已而鴻達扇於殿上楷呵止之
二鄭益怒楷知不為二鄭所容請告再三上欲兩全之暫令
回籍諭以收復兩京即召總憲楷至中途遇盜戕其一耳蓋
芝龍使其部曲楊耿為之也蘇觀生請上幸贛州親率六師
以張捷伐鄭氏加欲挾帝以自重議不決觀生遂先赴南安
上親祖于殿門以天興府學為國子監上幸學祭酒賴垓進
請三品以上官坐聽其餘侍園橋觀者濟。九月總督丁魁
楚勦桂林之捷先是清江王亨嘉僭號以桂林為西京封楊
國威等為公侯發兵至梧州執巡撫瞿式耜而奪據有郡邑
將逼廣東魁楚拒之請兵戰敗圍桂林破之俘亨嘉及其臣

顧奕揚國威等至福京上命楚淮諸王會議廢為庶人出之別室尋病死顧奕等棄市會冊封桂王并封魁楚平粵仰上欲不次用人以鎮江諸生錢邦芑為御史熊開元執不可不聽已而邦芑議開元開元辭去以王期昇為總督彭遇騷會都御史路振飛曾纓封還內降上曰方今多事用人必欲循調非休之度振飛言遇騷新進士降賊而南乞憐馬士英巡按浙江搜括民財至于激變期昇在太湖奉劍州知州朱盛徵始稱通城王繼稱皇帝賣官奪女兩山百姓不容故爾逃來非臣等之私隙也上乃罷二人二十四日徽州陷右僉都御史金穀被執至南京而死十月黃道周見鄭氏偷安殊

無經略之志自請出關芝龍不與一兵道周以忠義激發旬日之間義師頗集親書告自獎語給為功賞得之者榮于誥敕然皆未練之兵不能應敵至有僧軍耨耨棘矜以隨其後者名扁擔兵從廣信抵衢州婺源令道周之門人也馳書誘道周許為內應道周信之至明堂里北兵猝至遂為張天祿所執盡節于南京賜諡忠烈自道周出師後何吾騶自廣東至用為首輔賜銀章曰輔佐中興上親征以唐鄧二王監國鄭芝龍留守料理兵餉鄭鴻達為御營左先鋒出浙江鄭彩為御營右先鋒出江西築臺西郊擇吉日親行推轂祀鴻達出城馬蹶仆地及上誓師方授鉞而大風忽起旗幟披靡先

帝高皇位前燭滅三軍莫不失色十二月六日上發福京二十
十八日駐蹕建寧

二年^{丙戌}正月己酉朔上不受朝賀以三大罪自責布衣蔬食

臣下各戴罪馬金額兵變命踏振飛至浦城安撫海外國受
趾日本皆遣使入貢廣東布政使湯來賀運粵餉十萬由海
道至擢兵部右侍郎督師江右御史艾南英言來賀奸險小
人周鍾自北逃回來賀匿之揚署其解餉之任指揮僚佐所
優為豈曰能賢遽膺顯擢何以示後上不聽卻武推官朱健
行部近邑訛言北師至倉皇返邸夜半出其妻孥知府吳爇
婦繼之百姓爭門走死而實未嘗有兵也健無以自解揭爇

婦倡逃并其平日貪物爇婦亦揭健時建易知縣施燦亦以
貪酷被劾上方恨貪官之失人心也欲以高皇帝之法行
之爇燦燦皆震斬健絞輔臣勲臣以下申救終不能回馬士
英叩闕來朝上數其罪不許諭守闕官兵毋納士英士英前
後七疏列件自理上命付史館存案以俟公論監國魯王遣
柯夏卿曹惟才來聘上加夏卿兵部尚書惟才光祿寺少卿
手書謂朕無子王為皇太姪同心戮力共拜孝陵朕有天下
終致于王取東浙所用職官同列朝籍不使彼此尋遣僉都
御史陸清原解餉十萬給東浙清原敬餉不平兵譁而遁或
曰士英使之也廣西撫按報一僧自稱弘光謂黃得功營中

所獲者非真也上召九卿科道議迎請羣臣曰即真弘光甫經失國有尊奉而无迎請撫按續報有侍弘光者驗之果偽下獄究之妄人假托以惑眾耳三月十四日吉安陷四月撫州陷初汀邵間有天帽山洞蠻最强王師屢征不服永寧王誘之出降与北兵屢戰屢捷因復撫州北兵圍撫鄭彩軍屯廣信永寧請救其監軍給事中張家玉以三營往撫圍暫解已而渡合彩遂奔廣信入闕撫州復陷永寧王死之洞蠻亦散上削彩爵戴罪立功闖賊李自成為通城九宮山民擊死其四十八部無所歸楚督何騰蛟遣長沙知府周二南迎之未至中流矢死賊帥欲得騰蛟親至乃降騰蛟即往賊帥皆

驚喜下拜至軍前聽用一時驟增兵馬數万上喜告太廟封騰蛟為定興侯進兼東閣大學士降帥皆授總兵顧長沙餉絀降者稍解体袁宗第及田高諸部掠舟而去獨郝永忠王進才留麾下泉人蔡鼎其為人也多言李遂密疏荐其前知上辟為軍師所言事多不中彩既敗回鼎請自裁一戰而蹶逃回上謂國家元氣之削由于靖難命礼臣追復建文帝年號忠臣方孝孺祠設姚廣孝偽跪于塔下六月御試福省舊額中式一百一十七名特旨廣七十名錢邦芑請一榜盡賜登科以成曠典經因試御史劉霖懋言下第者俱聽覆試而已鄭鴻逵久駐關外未嘗展一步有傳北兵至者鴻逵徒

跣疾行三日夜而抵浦城詢及後至者則兵譁也事聞削其封爵鄭芝龍為內院所給啖以閩粵王爵凡關隘水陸之兵自二月間俱已撤回東浙既潰入閩如無人之境時上在延平將幸贛州七月延平破上出奔汀州有十餘騎叩城曰扈蹕者開門納之則追騎也遂執上与曾后去后至九龍潭投水上崩于福京或曰建寧代死者為唐王聿釗汀代死者為張致遠上實未死其從亡之臣賴垓戊辰進士熊緯河南丙子解元其後朱成功屯兵鼓浪嶼有遣使存問諸臣者云為僧于五指山然亦莫必其真偽也粵中立國上尊號曰思文皇帝

史臣曰帝英才大略不能鬱安于無事在藩服之時已

思撥亂世而反之正及其遭逢患難磨礱愈堅西京既覆枕戈泣血敕節葦酒後宮不滿三十人半係老嫗于世之嗜好泊如也性喜文詞手揆三詔見者無不流涕感動御製祖訓後序行在播紳便覽序皆典雅可誦所至訪求書籍親征亦載書數十乘故太祖命名詩于唐王位下有嘉曆協銘圖之句不可謂非天生之令主也論者徒見不能出閩遂言其好作聰明自為張大元帝王之度此以成敗而論也夫鄭氏以盜賊之智習海島无君之俗據有全閩始願已不及此既無鞠躬盡瘁之忠難責以席卷天下之志謀身謀國兩者俱乖不亦宜乎帝之托于鄭氏所謂

則寡人而已。其一二心膂之臣，所藉以經營恢復者如黃道周、蘇觀生，皆有儒者氣為。未嘗非諸葛之亞也。而束縛其手足，使之不能一展所長，蚊龍受制于螻蟻，可責其雷雨之功哉。向使蜀漢有竊命之雄，諸葛不能發其一甲，轉其斗糧，則雖欲成三分之業，亦豈可得。故帝之亡，天也。勢也。

贛州失事

隆武二年丙戌三月二十四日吉安失守，督師萬元吉都憲陳賡、兵曹王其宏議列柵守張家渡，而潰兵勢不可止。陳賡收散士入贛，萬元吉退守皂口，惟安遠江彪龍兵三百人時

蘇觀生以閣部督師於贛，同鄉李陳玉、楊仁、息丘、堽、楊文存、范六吉、周待詔、劉李鑣皆請發師援皂口。觀生且發新威營二百人，元吉以監紀程亮督之，下守瑞津灘。楚帥曹志建以二千人至，一夕即噪而去。四月六日北師至新威營，先潰王兵，繼之元吉亦遂入贛。城倉皇爭竄，元吉欲殺其妾之出署者，人心乃定。十一日楊文存自任城守，命中書康范生乞師于南雄，舊贛督李永茂遣副將吳之蕃遊張國祚率粵兵五千人至。十四日北師至贛，蘇觀生率所部退守南康。北勢方張，滇粵諸軍先後至南康者以數萬計，皆惶恐莫敢即下。二十九日閣部楊廷麟自寧都力促新撫閻繼及張安各營

兵四萬餘至贛江撫劉廣胤自寧都召募二千人亦至未經一戰俱以五月一日先後潰散劉廣胤被執所失士馬器械毋筭此後援兵益不敢前觀生陳賡多方鼓舞六月十五日吳之蕃張國祚兩營奮勇出戰與北師相遇于李家山九牛之間數戰皆捷北師疑援兵至反撤城下之圍退屯水西之蕃國祚亦退守南康時贛守已闕兩月奉詔勞苦改名忠誠府加楊文荐右都御史二十四日汪鋐龍趙印選胡一清率師三千南安同知劉清名引兵三百蘇觀生部下遣師三千粵帥餘卒三千楊廷麟收散亡數千大司馬鄧維經侍御姚竒胤召募滇閩兵八千閣部丁魁楚部下遣師四千先後至

營于城外不下四萬餘人皆欲一當敵先是中書袁從諤出募砂兵三千人銓曹龔素兵曹黎遂球出募水師四千人留滯南安元吉以為必待水師之至并力一戰安危在此一舉王其宏曰今水涸不能汎巨舟且其帥羅明受故海盜也桀驁不馴龔黎二公如慈母之奉驕子豈能如約八月二十三日將至北師以是夜截之于江上獲巨舟八十餘兵士被殺者數百羅明受遁舟中火器皆落北人列營無不喪氣二十八日北師破廣營二十九日破滇營自是東南城外遂无一郭九月三日攻西門北人將登元吉文荐繼死士格墮之九日北人據南康滇廣諸營既潰人無固志皆稍引吞城

中所留者惟汪越龍罷卒三千人汪國泰金昌振四百餘徐日彩新招處人二百餘郭維經部下三千餘城外惟水師後營黃志忠二千餘而已內外既單弱給事中石發祥及王其宏招集鄉勇為不得已之計而叅將謝之良擁眾萬餘于粵西狼兵八千人踰嶺不即至贛人登陴日久勉強支吾且久十月三日城內有緇城出者北人獲之以為鄉導夜泊小南門而上鄉勇猶巷戰刃之四日黎明北人大至城上發砲皆裂遂陷萬元吉楊廷麟投水死郭維經入岷岷寺焚死此外翰林院兼兵科給事中石發祥太常寺卿兼守道彭期生吏部主事龔業御史姚奇胤兵部主事于斯昌王其宏黎遂

球柳昂膏魯嗣宗錢謙高戶部主事林挺中書舍人袁從謬劉孟鑄劉應駟贛州推官署府事吳國球同知王明俊臨江推官胡縝知縣林逢春監紀通判郭寧登鄉官盧為觀舉人劉曰佺石与升馬芝貢生楊述鴻黃尚寔胡國偉王明官殺元戴紱諸生段之輝朱長應賴尚佑劉期錫者數十人不死于兵火則自罄投水耳

史臣曰贛州之失與死者皆三百年以來國家之元氣也萬元吉清苦絕倫而自用頗專楊廷麟志節之士而見事遲聽言不廣郭維經稱下士而遊于太隘贛事三人為政然皆承平賢者扶危定傾非其所长也

紹武之立

紹武 皇帝諱華鎮

鎮係英宗諱思文第四弟也隆武改元封

唐王以主唐祀閩敗浮海至廣州時大學士丁魁楚瞿式耜

已奉桂王監國于肇慶隆武大學士福觀生從虔入廣故与

魁楚有隙以為由隆武而言則宜及其弟乃与大學士何吾

騶布政使司碩元鏡在籍侍郎王應華于丙戌十一月癸卯

朔請王監國使主事陳邦彥通好桂王初五日王即帝位以

廣州都司署為行在改明年為紹武元年自舊輔觀生吾騶

而外碩元鏡王應華皆為東閣大學士以軍國事專屬觀生

邦彥至肇慶桂王見于舟中皇太后垂簾下魁楚侍立言戰

與平孰便邦彥曰天潢之序固應屬王何平之有以言乎戰

外患方殷寧可尋踪譚尚貽笑千古不如早正大位以屬人

心魁楚然之遂以其月十八日桂王即位加邦彥兵科給事

中齋詔至廣州邦彥至而唐王已正位號遂不敢入而以詔

致觀生 頗不自安已而桂王命提督林佳鼎武靖伯李

明忠領兵至三水帝使督師陳際泰

非江右陳大士

禦之二十九日戰

于城西唐兵大敗佳鼎督兵晝夜兼行十二月二日遇唐兵

于海口唐兵皆大艦乘東南風發火箭火球以焚桂舟桂兵

登岸淖深三尺人馬陷全軍皆覆林佳鼎中砲死李明忠僅

以數十騎免唐桂方相持而北帥佟養甲李成棟自閩入廣

入其門無人門焉者
見云羊侍

湖惠皆開門降即用兩府印文移廣州報無警觀生泰然不為備當是時廣州陸寇則有夜山砦水寇則有石涂馬鄭謂之四姓兵觀生皆撫之為用然桀驁不聽節制白曰殺人市中懸其腸于官府之門莫敢呵問七門之外號令不行十五日李成棟遂以十七騎疾趨廣州門者納之帝方幸學閱射岸臣朝服行礼俄報北兵至觀生曰此妄言為賊間者斬之既而洵猶以為花山砦人未幾紅笠載道宿衛万人倉卒不及集帝變服踰垣匿王應華家尋絕城走洛城里為邏者所獲安置東察院成棟使人饋食帝不食曰吾若飲汝一勺水何以見先帝于地下自縊而崩觀生過吏科都給事中梁

鏊問計鏊曰死耳觀生乃大書大明忠臣義士固當死九字于壁而縊死太僕寺卿霍子衡國子監司業梁朝鐘行人梁万壽死之十八日殺諸王之在廣州者十六人何吾驕顧元鏡王應華皆降而元鏡尤醜焉

史臣曰唐桂之梅外懼方張又生內憂蘇觀生之罪又何逃焉然觀生受恩文特達之知其立紹武也與荀息之不食言可以並稱矣豈僅修丁魁楚之讐哉若帝之從容遇難追配毅宗所謂亡國而不失其正者寧可以地之廣狹祚之脩短而忽之乎

行朝錄卷一

行朝錄卷二

魯紀年上

監國魯王諱以海 高皇帝十世孫也父王壽鏞崇禎十五年北兵陷兗州自縊十七年二月甲戌王嗣位北虜後南下弘光元年四月命移江廣暫住台州五月十日弔死避位馬士英以皇太后至杭州左都御史劉宗周曰士英亡國之罪不必言矣。烏有身為宰相棄天子挾母后而逃者。當事既不。能正名討賊。國人曷不立碎其首乎。賈似道歿于鄭鼎臣。今求一庸臣。亦不可得。可歎哉。潞王監國宗周令分守台紹道于潁上疏請誅士英不報宗周與潁書曰監國舉動全元足

恃此等蹤朝上。即宜夕下。何至四五日尚無進止。明府不必
候旨。再疏三疏。申大義于天下而已。何潞王降宗周。既絕
食而死。右僉都御史祁彪佳諸生王毓著潘集周卜年皆投
水死。東浙郡縣降附。易置官吏。閏六月初九日。餘姚攝印官
發閭左為馳道。執扑以行役者。而扶其不勉者。役者反扶攝
官。眾譁不能定。九江道僉事孫嘉績乘眾怒。遂斬攝官。建義
旗閭中。少年輟耕而從者數千人。其暱曰。而諸生鄭遵謙。應
之于紹興。遵謙少喜任俠。不為繩墨之士。所理閭人。屈尚忠
逃。至越。遵謙筆殺之。曰。吾聞諸先生即左都御史。凡係逃官。皆可誅
也。紹興守會稽令皆新署。遵謙斬之。而越台其故。所知豪傑

以從。初王期昇為太守。夢有持謁入者。覺而記其姓殷。以問
推官陳子龍。曰。越亂兆矣。此殆會稽守殷通也。至是而
驗。又明日。而刑部員外郎錢肅樂應之于寧波。時定帥王之
仁已授路表。肅樂大會搢紳士子于城隍廟。召募義勇。謝三
賓陰致書之。仁謂一二庸妄書生。恐為禍階。須以公之兵威
脅之。之仁至寧。陳兵教場。受約束。肅樂出書誦壇上。三賓戟
手欲奪之。之仁色變。有為三賓者。使之任餉而止。而兵部尚
書張國維已至台州。與陳函輝宗之晉柯夏卿共請王出監
國。即日移紹興。以分守公署為行在。列兵江上。分地戍守。方
國安當七條。沙王之仁當西興。鄭遵謙當小鄞。孫嘉績熊汝

霖錢肅樂當瓜里羣臣皆奉表勸進上曰孤之監國原非得已當俟拜孝陵徐議樂推未晚也固讓不可張國維朱大典宋之普為東閣大學士國維督師江上大興鎮守金華之普司票擬未幾起舊輔方逢年之普謝事起章正宸為左侍郎署吏部事李向春戶部尚書王思任禮部尚書余煌兵部尚書張文郁工部尚書陳函輝吏部右侍郎加孫嘉績熊汝霖錢肅樂皆督師右僉都御史進方國安鎮東侯封王之仁武寧侯上皇太子璠曰悼皇帝弘光曰報皇帝潞王曰潞閔丑七月張國維復命姚志卓守分水江上之兵每日暮食鳴鼓放船登陸搏戰未幾又復轉柁還戍率以為常惟熊

汝霖以五百人渡海寧轉戰數日夜至橋司士卒殘破略盡乃還當是時孫熊建義皆書生不知兵迎方王二帥拱手而授之國凡原設營兵衛軍俱隸方王而召募之街卒里兒則身領之方王既自專反惡孫熊之參決而分餉分地之議起分餉者以孫熊之師謂之義兵食義餉以方王師謂之正兵食正餉正餉田賦所出義餉勸助无名之征也分地者某正兵支某邑正餉某義兵支某邑義餉也有旨會議方王司餉者皆至殿庭諱然戶部主事董守諭直奏分餉分地非也當以一切正供悉歸戶部覈兵而後給餉覈地而後酌給之先後所為義餉者雖有其名不可為徒戶部印之詹議以紹興

八邑各有義師專供本郡寧波專給王藩以金華歸陵部以五府歸方藩然方王終不可統計浙東錢糧六十餘萬兩藩自不義師或散或留聽其自為征勸于是新安王兵散督師所領之營亦不過數百人而已八月兵部尚書田仰從海道至留為東閣大學士十月壬辰北兵至方國安嚴陳以待張國維率步兵總應禪將王國斌趙天祥繼之北兵大敗追至草橋門下隆武皇帝遣兵科給事中劉中藻頒詔于越張國維曰今日之事凡為高皇帝子孫皆當同心戮力成功之後入關者王此時未可言上下也熊汝霖曰吾知奉主上不顧其他皆不奉詔中藻廢然而返十一月進方國安為荊國公

王之仁為寧國公封鄭遵謙為義興伯上勞軍于江上駐蹕西興築壇拜國安命各營皆受節制馬士英阮大鍼竄入方營欲朝見上不許下羣臣會議多言士英當誅熊汝霖曰此非殺士英時也正欲令其自贖耳兵部主事某曰非不當殺但不能殺耳然春秋之義孔子亦豈能殺陳恒固不可言不當殺也十二月上回越城以謝三賓為礼部尚書尋入東閣鑄大明通寶兵部主事署餘姚縣事王正中進其所造監國魯元年大統曆魯元年丙戌正月己酉朔上在紹興以柯夏卿曹維才為使奉書閩中二月張國柱掠餘姚其部曲張邦寧掠慈谿國柱者劉澤清之標將也航海至東浙依王鳴謙

于定海國柱有弓箭手五百人其力足以制鳴謙乃劫之入
內行朝震恐議以伯爵縻之其與孫嘉績裁量署為勝虜將
軍始返定海總兵陳梧敗于樵李渡海掠餘姚之鄉聚王正
中遣兵擊之鄉聚相犄角殺梧朝議罪正中其言梧之見殺
犯衆怒也正中保守地方不當罪乃止三月丙寅毅宗大祥
董守諭請朝堂哭臨三軍縞素一日從之北兵決壩放船入
錢塘江張國維嚴敕各營守汛王之仁率水師襲戰乘風碎
船數十隻鄭遵謙獲鎗甲八百餘副四月王正中率師渡海
鹽破墩浦城五月加孫嘉績能汝霖東閣大學士西督師所
將皆奇零殘卒不能成軍嘉績以其兵盡付其某與王正中

合師三千人西浙來受約者尚室寺卿朱大定太僕寺卿陳
潛夫兵部主事吳乃武查繼佐又數百人附之渡海劄譚山
將取海寧以江上兵潰而返六月丙子朔兵潰夏旱水涸有
浴于江者徒步往返北兵驅馬試之不及于腹數十騎過江
而列成驚擾走死不暇矣上由江門出海令保定伯毛有倫
扈元妃世子由定海而出張國維陳函輝余煌王之仁皆死
之方國安方逢年馬士英阮大鍼皆降從征福建方馬至半
途伏誅大鍼未降之先同黨逆之馮銓已署其姓名囑之南
征者懸內院之缺以待大鍼初降不知也其同邑潘應奎逆
潘汝楨之子時為委署杭嚴道名位下大鍼數等大鍼入謁應奎故

作殺色斬故之火鉞不覺屈膝既而示以銓之書大喜過望
及遇倭霞嶺見雷縵祚索命隊馬折頸而死朱大典猶守金
華不下北兵取民間耕牛載砲集城下苗頭帷向一處晝夜
不絕殺城崩北騎隨烟而入大典自焚死屠其城自金華陷
而全閩无一矢之拒矣

史臣曰當義旂初建士民喟然有吞吳楚之氣方馬肯受
約束趙死不顧利害竟渡錢塘此昔北師之席未暖三吳
豪彥尋報而響應未必不可与天下爭衡也某嘗与王之
仁言公等不從赭山以下進師而攻其有備意蓋在自守
也。蕞尔兩府以供十萬之衆即北師坐視不發一矢一年

之後亦滌地无類矣之仁諱其言而不能用日与兩督師
爭短長一死不足贖也

魯紀年下

監国魯元年丙戌六月丙子朔浙河兵潰上發紹興富平將
軍張名振棄石浦以舟師扈上出海投肅虜伯黃斌卿于舟
山斌卿不納飄泊外洋保定伯毛有倫扈張妃世子至為叛
將張国柱劾會永勝伯鄭彩至舟山遂奉上入閩十月丁
酉上發舟山十一月丙寅次中左所即夏音鄭芝龍方降北
令彩執上以降彩不可匿上而以南夸貌類者服上冠服居
舟中謂守者曰苟事急則縊以以示之北人挾芝龍去乃已

芝龍之子鄭森惠文帝賜姓名曰朱成功不肯隨父復建義
于海上而以中左所為營然亦不欲奉上改明年為隆武三
年于是鄭彩奉上改次長垣改明年為監國魯二年海上遂
有二翔

二年丁亥正月癸卯朔上在長垣熊汝霖為相辛未上禡牙
出師提督楊耿總兵鄭朕皆以兵來會進鄭彩為建國公張
名振為定西侯楊耿同安伯鄭朕定遠伯周瑞閩安伯周崔
芝平夸伯阮進蕩胡伯崔芝復海口以叅謀林學舜總兵趙
牧守之二月壬申朔克海澄明日攻漳平失利又明日北師
救海澄南師退入于海丙子克漳浦以閩人洪有文為令五

日而陷有文死之節西王復建寧其裨將王初復仰武初營
山中取民間几桌數百張每張懸火線數十炷黑夜順流環
城而過守者謂初兵薄城砲石交下遲明方知其偽守者習
之不疑一日初至遂破四月海口陷林學舜趙牧死之周崔
芝退保天燒畧六月攻漳州南師失利七月上親征次長垣
會鄭彩周瑞周崔芝阮進之師攻福州敗績八月丙戌克運
江十月長樂永福閩清皆下羅源知縣朱丕承寧德知縣錢
楷皆以城降以馬思理為東閣大學士林正亨戶部尚書錢
肅樂兵部尚書沈宸荃工部尚書劉沂春右副都御史吳鍾
璜通政使余颺左都御史林崱吏科給事中黃岳吏部考功

司印中大學士劉中藻起兵福安攻福寧州將破其帥涂登
華欲降第謂人曰豈有海上天子船中國以而能成事者耶
錢肅樂致書謂將軍獨不聞有宋末年二王不在海上文陸
不在船中乎後世卒以正統歸之而况于不為宋末者乎今
將軍死守孤城以言乎忠義則非其主也以言乎保身則非
其策也依鼎沸以稱安東危枝而自得計之在矣登華得書
遂降卒未卸藩審理陳世高以一旅復安固援兵不從被執
罵賊而死吏部文選司主事林奎兵部左侍郎林汝翥攻福
清兵敗皆死之奎不避矢石日尊敵衝其營被殺汝翥被執
北人欲降之不屈除夕服金屑死初奎于隆武主銓政曰此

潤色太平之事願今日之所急即乃薛公募兵數千人為鄭
芝龍所阻不得志復散兵入山製棺一具布衣一襲書大明
孤臣之柩以待死聞上至而起其禮部尚書兼通政使吳鍾巒
申明職掌言遠近章奏武臣則自稱將軍都督文臣則自稱
都御史侍郎三品以下不許江湖游手之徒則又假造符璽
販鬻官爵偃臥丘園而云聯師齊楚保守妻子而云聚兵千
石請加嚴核募兵起義者則當問其冊籍花名原任職官者
則當辯其敕書劄付上是之

三年戊子正月丁酉朔上在閩安鎮同安伯楊耿大學士朱
繼祚攻興化克之興化分守道彭遇鷗故弘光時之御史也

令其守將出戰而登陴立大明幟守將不敢入癸丑鄭彩殺
大學士熊汝霖及義興侯鄭遵謙汝霖票擬每右瑞而左彩
彩積恨之已而彩與鄭遵謙交惡上次閩安從止諸臣之室
俱保琅琦守琅琦李茂者彩之裨將也汝霖奴子與之爭口
元夕汝霖自上所賜沐熊鄭兩家簪珥相問遺李茂以熊鄭
合謀奔告汝霖遂為所害彩以遵謙同姓弟喜之使領陸兵
于牛田鄭氏故以商船為事謙強取二船資不討由此交惡
汝霖見殺謙復不秘其詳色彩乃詐撲部將兵輝上扶傷就
謙求書投鄭鴻達謙過輝船送之被擒輝既擒謙而難于面
言伏艙底不出謙呼曰汝鄭彩所養殺我豈出汝意而相避

弟喜之謂待之如
弟也

采輝出謙乞隻雞孟黍哭奠汝霖既畢蹈海死謙之妾金四
姐者故倡也嘗笞殺其婢王氏下于獄謙以千金出之謙外
金四姐束藁為彩每饋食斬為人以侑哭彩聞之沉于海中
二月以錢肅樂為東閣大學士北帥郭天才來降江西金穀
桓遣天才援閩與巡撫佟國勳有隙故降封為忠勤伯五月
興化陷吏科給事中林省自縊興泉分守道湯業緋衣坐堂
上遇害莆田陷大學士朱繼祚知縣都廷諫死之永福陷兵
科給事中馮正畿賦絕命篇投水死御史林逢經亦投水死
長樂陷御史王恩及服毒妻李氏同死建寧陷王初菴戰自
焚死上在閩中先後復三府一州二十七縣北調江廣兩浙

之兵來救所復府縣皆陷至是僅留寧德福安二城六月戊戌大學士錢肅樂卒初涂登華以福寧州降鄭彩受之然福寧危而復降由于劉中藻故幕府立為彩反掠其地肅樂與中藻書每不直彩聞之恨甚肅樂固有血疾念其恨也疾動而卒十月大學士馬思理卒以沈宸荃劉沂春為東閣大學士

四年己丑正月辛酉朔上次沙堤三月寧德陷四月福安陷大學士劉中藻死之中藻在福安北師前後來攻所殺傷數千人北師乃傳城十里掘濠樹柵圍之中藻不得出戰食盡為文自祭吞金死部將董世尚等同死者數百人六月張名

振復建跳所七月壬戌上次建跳閩地盡陷鄭彩亦遂棄上而去名振迎之至浙從之者為大學士沈宸荃劉沂春禮部尚書吳鍾壘兵部尚書李向中兵部侍郎孫延齡左副都御史其兵部職方司郎中朱養時戶部主事林瑛每日朝于水殿而鍾壘飄泊所至試其士之秀者入學率之見上襦衫巾緜拜起秩壬子北師圍建跳盪胡伯阮進率其樓船數百至金鼓動天北師解去封王朝先為平西伯朝先初同張國柱王之仁出海黃斌卿面之部下不任以事朝先故土司調征塞上累立戰功不肯爵居間請徇邊海至奉化之鹿頸四五月而聚兵數千邊海為之出賦八月壬辰世子生九月

丁酉張名振阮進王朝先共殺黃斌卿建跳乏食阮進以百艘泊舟山告急斌卿不應亦不使人至建跳存問官守于是合攻舟山斌卿与二女皆赴水死十月己巳上駐蹕舟山劉沂春還闕以張肯堂為東閣大學士朱永佑吏部侍郎孫延齡戶部尚書

五年庚寅正月己卯朔上在舟山九月周瑞周崔芝樓船三百餘艘分屯温之三盤以為舟山犄角也何芝瑞有隙上使武林人吳明中武林人注解之明中至三盤搆之益甚瑞遂南依鄭彩芝亦北依阮進彩与朱成功爭中左彩大敗泊沙堤具表請援芝進既怨瑞而張名振欲結歡于成功反擊破彩之餘

兵十月辛巳朔日有食之

六年辛卯正月己卯朔上在舟山二月己卯張名振殺王朝先當黃斌卿之破也阮進收其水師朝先收其陸兵軍資甲仗一不以賦名振嫌隙遂成鄭彩之敗振進因而墮之朝先又不与合是時朝先居守舟山名振治兵南田朝先不虞其見襲也士卒散遣民舍名振猝至朝先手格十數人而死台州分守道耿應衡遣姦細入舟山托于日者謂上之祿命宜禳灾星張名振設醮請上行香兵部郎中朱養時上疏爭之謂如此舉動使敵人聞之當曰行朝無一人矣北師會攻行朝松江張天祿出滌關金華馬進寶出海門而陳錦總督全

師以出定海行朝聞之定西侯張名振英義伯阮進扈上發
舟山舟泊道頭八月辛酉北人試舟海口南師以三舟陳獲
樓船一隻戰艦十餘馘十一人而縱之丙寅天火霧北舟悉
抵螺頭門守陴者方覺先是阮進請海門議和北欲誘之進
以數船脫歸值北師金礮之舟進以火球投礮風轉蓬脚反
擊進面創甚投水北人刺取之安洋將軍劉世勳都督張名
振統精兵五百義勇數千背城力戰殺傷北師千餘人九月
丙子城陷北人相謂曰吾兵南下所不易拔者江陰涇縣今
舟山而三耳思文帝嘗聞江陰涇縣之以守見屠也歎曰吾
家子孫過此二縣三尺童子必當哀而敬之大學士張肯堂

蟒衣南面視其妻周氏方氏姜氏璧姐子婦沈氏女孫茂漪
皆縊死後題詩自縊礼部尚書吳鍾峦居普陀聞喪曰吾
從止之臣當死行在渡海入城別肯堂自縊礼部吏部侍郎
朱永祐被執北師令剃髮活之永祐曰吾髮可剃何待今日
砍其脇死僕負屍出城流血霑服僕哭曰主生前好潔今无
知即血遂止兵部尚書李向中居憂城外北師購得之向中
衰絰翔武殺之通政使鄭遵儉兵科給事中董志寧兵部郎
中朱養時戶部主事林瑛江用楫礼部主事董玄兵部主事
開國朱万年碩珙工部主事碩宗堯中書舍人蘇兆人安洋
將軍劉世勳左都督張名揚工部所正戴仲明錦衣衛指揮

王朝相內官監太監劉朝定西參謀顧明楫諸生林世英皆死之

七年壬辰正月癸酉朔定西侯張名振大學士沈宸荃兵部左侍郎張煌言扈上至中左所尋居金門沈宸荃艤舟南曰山遭風失維不知所之

八年癸巳正月戊辰朔上在金門三月上自太監國弔丁酉三月上在南澳

己亥六月上遣官祭光祿寺卿陳士京

史臣曰上自浙河失守以後雖復郡邑而以海水為金湯舟楫為宮殿陸處者惟舟山二年耳海船中最苦于水侵

晨洗沐不過一盞船大周身穴而下兩人側臥仍蓋所下之穴無異處于棺中也御舟稍大名河艇其頂即為朝房諸臣議事在焉落日狂濤君臣相對亂礁窮島衣冠聚談是故金鰲橋火零丁飄絮未罄其形容也有天下者以此亡國之慘國之殿歸可以得師矣

舟山興廢

舟山四面皆海元為昌國冊昔越王勾踐欲置夫差于勾東即此地也今省入定海設參將一員以鎮之崇禎間黃斌卿為其地參將斌卿與化衛人少隨其父于京邸流落不能歸後以恩例當授把總苦于無資有妓劉氏助之得辦劉氏

乃為其妻妒死自恭將陞江北提兵南京既亡道歸思文帝
即位弼卿得附勸進上言舟山為海外巨鎮番舶往來饒魚
鹽之利西連越郡北綽長江此進取之地也上善之封為肅
虜伯賜劍印率兵屯舟山得便宜行事後上疏乞周崔芝自
副弼卿為人猜忌而崔芝慷慨下士來者多歸崔芝由是弼
卿不合而歸乙酉出師窺崇明戰敗以周瑞得還軍弼卿
恚于大敵而勇于害其同類丙戌副使荆木徹至舟山屯小
沙畧弼卿民殺之本徹松江建義兵敗入海其將士善射弼
卿忌之本徹不能輯士卒所至為民患弼卿乘民之怒造為
流言民單里從弼卿以攻本徹遂遇害六月浙東事敗富平

將軍張名振扈監國魯王出海投舟山弼卿不納然名振故
與弼卿為兒女姻其兵勢相倚藉寧國王之仁王鳴謙至舟
山弼卿誘擊之盡并其眾叛將張國柱乃悉定海舟師以攻
舟山國柱有弓箭手五百人踴驍勇弼卿知陸戰不能勝之
使百姓棄城而身率水師出洋力戰三夜不能當國柱顧名
振之水營將阮進精于水戰以四舟圍國柱營秋濤方作棄
之發砲无不糜碎國柱僅以身免乃刳元妃世子而去弼卿
得其樓船百號聲勢益振阮進者嘗為海中小盜名振援之
使管水營其德名振寔甚弼卿妒名振之有是人也以計間
之使進背名振取其船二十艘軍資器械數万阮歸閩海未

幾而有吳勝北之事勝北守松江之北帥也頗懷反正之志
吳中失職之士相聚幕中為之計畫內以招撫之名結太湖
義旅外以蠟書求援于海上斌卿猶豫不敢應翰林張煌言
御史馮京第俱在舟山勸名振以其兵就約名振諾之時斌
卿已進爵威虜侯其肅虜故印猶在名振請即以其印封勝
北為期四月二十六日丁亥歲勝北之聚謀者既衆人人以為
事成在旦夕肆言無顧忌而所撫之義旅多不就約束欲凌
主兵出其上主兵恨之刺骨其未經招撫者亦不忌北人而
睚眦之捕之見勝北無以自解輒斧質以徇義旅且惑
勝北中更名振渡海至崇明而海嘯樓船喪失八九踉蹌歸

舟山煌言京第間道得脫勝北因海上之失約區區無序義
旅遂劫勝北斬北官之不從者而勝北之部曲既與義旅異
志又不見海上之兵視湖中所撫其力易制于是詹世勳矯
勝北之命召義師次第入斬之畢而執勝北北人雜治其獄
陳子龍侯岐曾沈廷揚徐式穀戴武功皆死之有周長吉者
亦連染入案北人鞠長吉承詹世勳謀叛非勝北也北
人并殺世勳丁亥六月斌卿又殺忠威伯賀君堯刳其骨君
堯帥溫州嘗賊殺禮部尚書顧錫疇為衆論所不與溫破入
閩復至溫之玉環山收其漁稅挾重賞來舟山其標將歐典
有隙于君堯潛告斌卿遣盜殺之中途十二月攻寧波

不克高諸生華夏屠獻宸楊文琦楊文瓚董德叙王家勸使人
走舟山約斌卿入為內應斌卿諾之夏尋又約義旅之在
海者王翊具帛書為偵者所得鄉紳謝三賓又許夏等以寔
之夏等入獄而島師始至斌卿固无攻城略地之力徒望內
應之成功已享其利耳樓船泊桃花渡仰視城上绝无舉動
北人以大砲擊之即退當事詰夏之同謀者夏慷慨而對曰
此音更有何人无已則太祖高皇帝崇禎先帝耳當事曰然
則汝帛書所謂布置已定者何耶夏曰直為失言鼓動人心
當事利三賓之財亦誣以同謀令夏引之夏曰若謝三賓者
握穀節夫建義之事胡可假之三賓在苟搏賴以謝華等皆

論死楊文瓚妻張氏華夏妻陸氏屠獻宸妻朱氏楊文琦妻
朱氏皆自縊死斌卿既返甚悔其一出刻意為保聚之計限
民年十五以上即充鄉兵男子死妻不得守制田即入官年
六十无子者收其田產別給口食初舟山田土大半屬之內
地大戶至是不敢渡海盡籍為官田總計合山之田官居其
二民居其一斌卿之意并欲收其一分如土司之法為不侵
不叛之島奪而已張名振之喪師而歸也斌卿每事侮之遂
奔舟山而別營于南田平西將軍王朝先亦失歡于斌卿而
別屯于鹿頭兩人皆恨斌卿第帑皆在舟山未得問也已丑
七月閩地盡陷監國在沙壘名振往迎之帛阮進同扈至于

南田旋復建瓛所以震監國阮進軍飢恃昔日保全舟山之力以百艘泊舟山告急于斌卿。不應斌卿喜收海盜用之資其剽掠有黃大振者善剽獲番舶數萬金以餽斌卿不廢大振无以應之逃匿朝先營內駕危言朝先。遂與名振阮進合謀上疏監國有旨進討斌卿遣將陸偉朱玖戰輒敗朱救于安昌王恭楨大學士張肯堂上章待罪曰所不改心以事君者有如水又議和于諸營曰彼此皆王臣也兵至无妄動候旨處分九月十四日晉會于海上初皆安堵已而陸偉朱玖背約出洋阮進疑斌卿之逃也縱兵大掠砍傷斌卿沈之水中二女從死十月監國駐蹕舟山歷庚寅至辛卯

八月發舟山九月北師破其城以巴臣典守之乙未十一月延平王朱成功遣英義伯阮進抵制陳雪之圍舟山巴臣典降丙申八月二十六日北師復取舟山進雪之俱赴水死丁酉北人以舟山不可守遷其民過海迫之數日之間溺死者无筭遂空其地

史臣曰當閩浙立國之時誠能悉發舟師一屯于舟山一屯于崇明相為首尾窺伺長江斷其南北之援即需之歲月亦可使罷于奔命矣孫恩徐海以盜賊之智尚能及此而况國家之大計乎逮夫閩浙既亡窮島孤軍亦何能為以此形勝之地僅以田橫結局悲夫

日本乞師

周崔芝號九玄福清之榕潭人也少讀書不成去而為盜于海其人饒機智儕輩皆聽其指揮嘗往來日本以善射名占撒斯瑪王結為父子日本三十六島每島各有王統之其所謂東京者乃國主也國主曰京王擁虛位而已一國之權則大將軍主之其三十六國王則如諸侯之職撒斯瑪即薩于摩諸島為最强而大將軍相為首尾崔芝既諳日本故在海中无不如意微行至家為有司跡捕繫獄三年賄吏得解乃變姓名為盜如故久之招撫以黃華關把總稽察商舶乙酉秋思文帝加水軍都督副黃斌卿駐舟山其冬崔芝遣人至撒

斯瑪訴中國喪亂願假一旅以濟之存衛秦之存楚故事望之將軍慨然約明年四月發兵三万一切戰艦軍資器械自取其國餘財足以供大兵中華數年之用自長琦島至東京三十餘里馳道橋梁驛遞公館重為脩輯以待中國使臣之至崔芝大喜益備珠璣玩好之物以悅之叅謀林籛舞為使期以四月十一日東行籛舞將解維而斌卿止之曰大司馬余煌書來此吳三桂乞師之續也崔芝怒而入閩福州既破鄭芝龍劫衆議降安昌王恭標尚書張肯堂侍郎朱永佑忠威伯賀君亮武康將軍顧乃德皆言不可崔芝涕泣而謂芝龍曰崔芝海隅亡命耳无所輕重所惜明公二十年威望一

朝墮地為天下笑請得効死于前不忍見公之有此也抽刀
自刎芝龍起而奪之沒數日芝龍竟卒丁亥三月崔芝克海
口鎮東二城遣其義子林昇隨安昌王至日本乞師不得要
領而還戊子御史馮京第謂黃斌卿曰北都之變東南如故
并使其東南而失之者是則借寇之害也今我无可失之地
此之前者為不倫矣斌卿于是使其弟孝卿同京第往至長
崎島其王不聽登陸始有西洋人為天主教者入日本
倭佛教人務排釋氏且作亂于其國日本集兵盡誅教人生
埋于土中者无筭馭其船于島口陳家河林之絕西洋人往
來于五達之衢置銅板刻天主偽于上以踐踏之囊橐有西

洋物即一錢之細搜得必殺无赦方是時西洋人復仇火船
載砲而來而日本為難日本講解始退一日而京第至
戒嚴于外國京第即于舟中朝服拜哭不已會東京遣官行
部如中國巡方御史禿頂坐藍輿京第因致其血書撒斯瑪
王聞長琦王之拒中國也曰中國喪亂我不遑恤而使其使
臣哭于我國之恥也而大將軍言之議發各島罪人京
第還日本致洪武錢數十萬蓋其國不自鼓鑄但用中國古
錢舟山之用洪武錢由此也孝卿假商船而長琦多官妓皆
居大宅無壁落以綾幔分為私室當月夜每室懸琉璃諸妓
各賽琵琶中國之所未有孝卿忘其所為乞師而來者見輕

于其國其國發師之意亦荒矣己丑冬有僧湛微自日本來
為盪胡伯阮進述請兵不允之故且言金帛不足以動之誠
得普陀山慈聖李太后所賜藏經為贄則兵必發矣進與定
西侯張名振上疏監國以登波將軍阮美為使上親賜宴十
一月朔出普陀十日至五島山與長琦相距一程是夜大風
黑浪兼天兩紅魚乘空上下不知所往十二日見山舵工驚
曰此高麗界也轉帆而南又明日乃進長琦凡商舶至國例
撥小舟稽出入名曰班船阮美喻以梵笑乞師其王聞之大
喜已知船中有湛微者則大駭初湛微之在日本也長琦島
有三寺一曰南京寺中國北僧居之一曰福州寺閩僧居之

一曰日本寺本國人居之南京寺住持名如定頗通文墨國
人重之湛微者拜其位下湛微所能不若其師而狡獪多變
乃之一島名牒泉者其島无中國人來往不辨詩字之好醜
湛微得妄自高大惡札村謠自署金獅子尊者流傳至于東
京大將軍見之曰此必西洋人之為天主教者潛入吾國急
捕之以其為江西僧逐之過海日本不殺大唐僧有犯法止
於逐再往則戮及同舟湛微欲以此舉自結于日本阮美于
是始知為其所賣也遂載經而返然日本自寬永享國三十
餘年母后承之其子復辟改元義明承_年久矣其人多好詩
書法帖名画古奇器二十一史十三經異日價千金者捆載

既多不過一二百金故老不見兵革之事本國且念備豈能渡海為人復仇乎即无西洋之事亦未必能行也

史臣曰宋之亡也張世傑嘗遣使海外屬國借兵陳宜中亦身至占城借兵崖山既陷兩國之師同日至遂不戰而返今日之事何其與之相類耶忠臣義士窮思極計海水不足較其淺深徒以利害相權如余煌者真書生之見也

四明山寨

四明山在漢晉以前通謂之天台其後分裂天台以為四明蓋周圍八百里連山疊嶂豁險之極唐咸通元年裘甫之裨將劉從簡率壯士五百奔至天竺山據險自守諸將共破之

天竺山即四明之山心也則四明之為山寨舊矣丙戌六月

浙東師潰某時率師渡海規取海鹽海寧二城報至而還十

日散遣餘眾願從者歸安茅翰字飛晦溪汪涵字炳二帥以

五百人入四明屯于伏錫某意結寨固守徐為航海之計因

戒二帥聯絡山民亦可從事二帥違某節制取糧近地二十

日某令二帥守寨出行苟舍山民相約數千乘二帥不備夜

半焚伏錫寺士卒睡中逃出皆為擊死二帥被焚丁亥餘姚

人王翊王江聚兵于泂海為黃斌卿內應斌卿攻寧波不克

而濠洲遂入四明戊子三月破上虞殺攝印官浙東震動北

人合兩郡之師由清賢嶺入義師屯丁山以待之待久而死

北
按甲堡奮壯驟馳之義師狼顧失措一時為所屠者四百
人有孫說者聞丁山敗救之中流矢死直立不仆御史馮京
第自湖州軍破亦間行至四明與王翊合軍杜畧守閔禡牙
軍器甚整北撫勅兵東渡下令教鄉聚團練攻杜畧破之其
別部卻不倫二見獲京第匿民舍翊以四百人走天台依定
遠將軍俞國望翊謂諸將曰是皆團練之罪也北兵雖健吾
視其銳則避之懈則擊之非團練為之向導且彼敢行險地
如枕席乎然北兵无團練豈能相守吾卒雖殘破團練尚有
餘力乃自天台至四明擊破鄉聚之團練者隨道收兵一月
至万餘人而京第亦出己丑春又破上虞走其知縣得縣印

當是時浙東山寨蕭山則石仲芳會稽則王化龍陳天樞台
州則余國望金湯奉化則吳奎明索應彪皆商掠暴橫而平
岡張煌言上虞李長祥又卑弱不能成軍惟王翊一旅蔓延
于四明八百里之內設為五營五內周王江則專主餉勸分
富室卑門下戶安堵如故履畝而稅人亦无不樂輸者平時
不義之徒立置重典異時此訪惡徒故事翊所決罰人：稱
快浙東列城為之晝閉胥吏不敢催租縛民郡縣長吏惴
以保守一城為幸皆薦誠誨解翊計天下不能无事待之數
年庶幾為中原之應也自上虞出東狗奉化北師方攻吳奎
明力不支而遁北師至河泊所翊猝遇之戰北師大敗六月

左副都御史某即著此
言之人

上駐蹕建姚西分使。山寨拜官授翔河南道御史王江戶
部主事左副都御史某上言諸營文則自稱都御史武則自
稱將軍都督未有三品下者主上嘉其慕義亦遂因而命之
惟王翔不自張大僅授御史在承平固為顯要而非所論于
今時諸營小或不及百人夫亦不過王翔一部今品級懸絕
以之相臨恐為未便大學士劉沂春礼部尚書吳鍾憲皆以
為然定西侯張名振持之不肯下初諸營迎表皆因名振以
達獨翔不闕名振名振不樂曰侯王翔之來吾為上言之也
翔朝行在觀其軍容陞左僉都御史翔曰吾豈受定西侯鈐
鍵哉山海久不寧有此人謀者曰此皆失職人所致苟招撫

而官之无有不願解甲者矣。會稽人嚴我公知之偽為告身
銀印曰請自隗始遂俾以都御史招撫山海湖州栢裏甫會
稽顧帛臣皆降我公將渡海發使者入明山翔之前營黃中
道曰嚴我公動搖山海寧可使之達行在哉烹其使不羹各
營敢受招撫者其視此我公踉蹌空庫寅三月翔朝行在陞
兵部左侍郎八月破新昌拔帛山九月北將攻舟山惡翔中
梗金帥自奉化入田帥由餘姚入會師大蘭山帳房三十里
遊騎四出以授伏聽者翔避之于海馮京第以病不能行匿
鶴頂山為其降將所致害于寧城辛卯七月翔還山中甫諸
將降殺且盡二十四日大星墜地野雉將鳴為團練兵執于

北溪過奉 賦絕命詩入見海道海道請觀 命詩授筆于
翊其詩結句平生忠憤血飛濺于羣虜書畢引筆以搗海道
而出北帥將會定海繫翊以待每日從容束幘掠髻脩容謂
北人使汝曹見此漢官威儀也八月十二日北帥畢集陳替
訊之翊坐地上曰毋多言成敗利鈍天也汝又何知劉帥注
矢射之中肩田帥中頰金帥中脇翊不稍動如貫植木絕其
吭始仆從翊者二人亦不跪掠之則跪而向翊北人見之皆
為泣下曰非獨王公忠乃其德者亦義士也王江之母為金
帥所得以招江削髮為僧見金帥於杭問訊而已安置省
城母以天年約江買一妾其妻日夜勸蹊鄰居无不厭之江

憐妾而黜遣其妻亦攘袂數江登車而公聞者莫不薄其
為人一日江出鄰人以其妾在不疑既而不返始知向者以
術脫其妻也江既得逸遂與張名振引師入長江登金山遙
祭孝陵題詩痛哭丙申江渡與沈調倫聚眾明山敵勢浸衰
調倫見獲被害江亦病創而卒自此有九年山中无事甲寅
冬復嘯聚半載而平然皆偷驢摸犢之賊徒為民害其父殺
人其子行劫浸失其傳也

史臣曰四明山本非進取之地其始之欲塞焉者亦如田
橫而其徒屬五百餘人入海居島中之意不意後遂踵其
成跡割裂洞天雖然王翊之死於田橫何遜焉

行朝錄卷二

行朝錄卷三

永曆紀年

紀事本末云永明王桂王少子初封衡陽張賊陷衡州桂王避于梧州

永曆皇帝諱由柳一作桂王王常瀛第四子也神宗之孫崇禎十七

年十一月一作十月端王薨隆武元年封上為桂王其詔有天下王之

天下語福京不守兩廣總督丁魁楚廣西巡撫瞿式耜以二

年丙戌十月一作十月一日奉上監國于肇慶府十一月十八日即帝

位改明年為永曆元年以府署為行在追崇桂王為端皇帝

上太妃尊號氏曰孝正皇太后馬氏曰慈寧皇太后立王

氏為皇后加丁魁楚兵部尚書東閣大學士瞿式耜吏部尚

書東閣大學士封潯梧總兵李明忠武靖伯時紹武建號于

廣州遣兵爭三水式耜署兵部事出禦之總督林佳鼎率舟
師輕進敗没于峽口報至肇慶百官皆逃竄上亦奔梧州皇
太后賢明通書史固諄羣臣不欲令其子稱帝至是召科道
李用楫程源江津人癸未進士等語責之已而閣部帥同諸臣皆伏地
引罪奉上再下肇慶然地勢卑弱人心震驚乃遣靖江伯嚴
雪從扈三宮之桂林十二月十五日北兵破廣州二十五日
事聞上駕小艇上西峽

永曆元年丁亥正月癸卯朔上蹕梧州知府陸世廉為上集

役夫北進府江丁魁楚棄上走岑溪大學士李永茂永城人丁丑進士

晏日曙新喻人壬子原任承天副使太僕田芳等走博白李用楫先差交趾瞿

式耜妻媵眾多逗留梧州惟左都御史王化澄金谿人甲戌進士原任廣東巡按

戶部尚書吳炳翰林方以智桐城人庚辰進士文選即吳真毓宜興人癸未進士

給事中唐鉞御史程源中書吳其雷洪士彭掌錦衣衛事馬

吉翔扈蹕二月上至桂林以吳炳方以智為東閣大學士北

師李成棟盡銳而出直抵平樂桂林震動有余龍者故江上

盜也眾石餘出沒甘竹灘廣州之陽建義者多從之其勢益

張是月焚北船百餘于東莞遂突廣州北撫佟養甲堅壁不

出檄成棟還師禦之三月瞿式耜自梧州至議上幸武岡州

而自面守桂林加式耜太保中極殿大學士封臨桂伯方以

智棄妻子入山為僧上發桂林以王化澄吳炳典閣務兵部

左侍郎張家玉舉人韓如璜

字姬命有明文茲小韓文
嘗在何喬遠李孫家署中

建義攻東莞

北令鄭霖開門以應李成棟率水陸師至家玉棄城以舟師

屯杜濬村近新安北令走家玉令諸生陳太亦領縣事兵

科給事中陳邦彥亦建義于高明使其門人馬應房以舟師

困順德李成棟敗余龍于黃蓮應房迎戰死之四月上至武

岡以嚴起恒

紹興人辛未進士
原任蘄州副使

為東閣大學士河南湖廣流寇曹

忠達王朝俊等數十人來歸悉賜五等爵晉何騰蛟抵制世

嚴定興侯駐衡州巡撫堵胤錫駐長沙毅勢稍振張家玉使

張元瑩陳瑞圖拜表于上進家玉兵部尚書提督嶺東軍務

右副都御史北兵破杜濬村韓如璜死之家玉引兵入新安

李成棟圍新安家玉棄城間道走博羅七月大學士陳子壯

建義于九江

村名

與陳邦彥結降北廣州衛指揮楊可觀楊景

燁為內應又收花山盜三千人偽降北以守東門約以是月

之七日三鼓內外並起而子壯先以期五日舟師薄城謀洩

佟養甲捕楊可觀等誅之并坑花山盜之守東門者時城內

兵力卑弱養甲登城見旌旗敵汗嘆曰其死于是乎左右曰

與坐而死毋寧戰死養甲奮勇出戰發巨礮以擊陳舟遂

退北風大作養甲乘風進之子壯大敗于白鷺潭李成棟亦

自新安至子壯退保九江又棄九江入高明與監軍道麥而

煇知縣朱寔運嬰城固守邦彥亦退會清遠指揮白曾燦反

正迎和彥和彥率師赴之張家玉破博羅八月十四日北
兵逼行在先是楚鎮劉承胤用迎鑾功封安國公帑中人王
坤交關迫脅主上皇太后刺血寫詔召住劄古泥商正伯侯
性入衛性遣部將謝復榮以五百人至是承胤降北為前
導十八日馬吉翔謝復榮奉上及三宮斬關出承胤引兵追
躡相距三里復榮請上疾馳而身自斷後抵死力戰與其卒
五百人俱死王家堡上徒步三十里足疲不能前危在漏刻
會侯性率兵奄至上御小轎先發性至峽口北兵引去上已
兩日夜不食夜宿羅家店越五日抵古泥封性祥符侯李
成棟用四姓賊鄭昌等為導至高明城外發礮破其城殺朱

實蓮于南門樓陳子壯麥而炫被執二十七日李成棟圍博
羅穴城置 轟發之雞鳴城陷張家玉走增城圍之九月
十日李成棟救增城家玉扎三營于城外成棟令杜永和閩
可義分攻之城內亦突圍出戰將士死數千人无降者火藥
盡家玉乃与諸將痛飲夜投濠水而成棟又以水陸師二万
爭清遠城破陳和彥猶率兵巷戰力屈赴水北出之檻送廣
州陳子壯至廣州臨刑罵不絕口麥而炫沒死是日佟養甲
命何吾驕黃士俊李覺斯葉延祚王應華伍瑞隆閔捷先陳
世傑觀等之養甲問諸公畏否皆鞠躬曰畏亦有改容說曰
真忠臣真忠臣又數日而陳和彥及曹天奇至亦罵而死陳

子壯張家玉陳邦彥事雖不成然牽制李成棟使不得西上而翠華得以苟安桂林武岡之間者三人之力也十一月上至為州欲幸南寧為新興伯焦璉亂兵所阻復返桂林百官裁欲散存大學士王化澄吏部左侍郎吳貞毓以間道扈三宮入南寧十二月三日上至桂林靖江王亨歡迎上而泣瞿式耜巖起恒同相賊將郝搖旗降于督師何騰蛟封永成伯賜名永忠避北師從衡州奔桂林欲入城式耜拒之

二年戊子正月丁酉朔上在桂林二月二十三日夜郝永忠斬關而入劫上于寢裸體置之城外綑縛百官掠其財貨而去馬吉翔為上具袍服襪被而行三月十日至南寧扈蹕者

大學士嚴起恒馬吉翔兵部尚書蕭琦給事中吳其雷洪士

彭許兆進尹三聘七人耳潯柳二府為慶國公陳邦傳所

據不貢賦稅行朝費用之絕大學士嚴起恒乃署吏部闕送

于扈城二十四縣三州檳榔嶼客樂戶皆列官籍四月乙未

朔皇子生十日李成棟以廣東反正遣洪天擢欽人丁丑進士原任湖廣驛傳道

潘曾緯漢陽人辛未進士李琦三人賫奏請駕幸肇慶成棟在北有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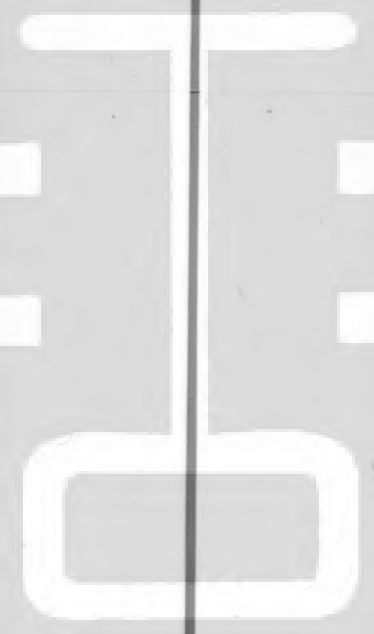
功而受修養甲節制心不能平故所收兩廣印信不下五十

顆獨取摠督印藏之一愛妾揣知其意勸之舉事成棟撫几

曰如松江百口何成棟嘗帥于松其妻孥在焉妾曰我敢獨

富貴乎請先死君前以成君之志遂自刎成棟哭曰我乃不

及一婦人密与布政使袁彭年僉事張調鼎謀之輦金十石
賂要人以取^妻之在松江者事將發而金穀桓以南昌受穀
桓逆流以攻贛州贛帥高進康故與平伯高傑兄子也求援
于粵佟養甲命成棟注布政移餉八万西逼餉彭年故不發
由是得以為辭時歲大旱羣盜滿山成棟陰結其渠魁謂養
甲曰贛旦暮必粵又寇添如此額外斷不可保彼穀言復衣
冠三字耳蓋姑許之以靖亂乎養甲計猶鴞未有取決成棟
故令羣盜逼城下呼穀動天以怵之養甲出示安民成棟請
權停順治年號養甲于榜尾但書甲子成棟既得此榜而已
所出示直書永曆二年養甲見之愕然業已无可如何兩



司官諷養甲以印授成棟成棟下令兵民解辮而以所藏總
督印表文上之詔封養甲襄平伯兵工二部尚書成棟惠
國公袁彭年為左都御史金穀桓截表佛經中亦遣使至穀
桓故左良玉之部曲隨良玉之子夢庚降附俾守江西督撫
以其降將輕之從之取賂不得穀桓私居嘗改胡服督撫因
言凡前朝舊將皆不可用穀桓使人竄之中途得其書置酒
盃巡撫以書示之即于座間殺巡撫而反詔封鴞國公兼兵
部尚書遣吳貞毓以吏部侍郎兼左副都御史使成棟自西
省反正士人輻輳而至王化澄復相朱天麟^{崑山人}為東閣
大學士晏清^{黃岡人}為吏部尚書張鳳翼^{兵科}兼翰林

黃岡人
任廣東水利僉事

未進士原為吏部尚書張鳳翼兵科兼翰林

院張佐辰文選司郎中黃雲衣行人潘駿虬兵部主事龐天
 壽掌司禮監曾經出仕僉曰迎鑾進乎白欽劄者皇帝用寶
 劄官不涉吏兵二部不廣之費大略出此八月癸巳朔上至
 肇慶李成棟迎于百里外儲糧一萬兩以備賞賚政元巨細
 受戒于成棟詔贈陳子壯東閣大學士吏部尚書番禺侯謚
 文忠張家玉少保武英殿大學士吏部尚書增城侯謚文烈
 陳邦彥兵部尚書謚忠愍十月十日佟養甲代祭興陵端皇
 上令李元胤礫之江中養甲表于北成棟授得之十二月
 成棟率師出南安面奏南雄以下事諸臣任之度關以外事
 臣獨任之當是時朝臣各有黨羽自廣州來者吏部侍郎洪

天擢大理寺卿潘曾緯學道李綺

三人為李成棟親信

兵部尚書曾燦

韋未進士

工部尚書耿獻忠通政使毛毓祥

武進人丁進士

為一黨自廣

西來者嚴起恒王化澄朱天麟三輔臣吏部尚書晏清吏部

侍郎吳貞毓給事中吳其雷洪于彭雷得俊尹三聘許兆進

張起為一黨自各路來者左副都御史劉湘客禮部尚書劉

澤吏科都給事中丁時魁兵科都給事中金堡戶科都給事

中蒙正發禮科都給事中李用楫吏部文選司郎中施以徵

允祿寺卿陸世廉太僕寺卿馬光禮部儀制司郎中徐世儀

為一黨翰林陳世傑驗封司郎中吳以進給事中李貞御史

高賚明太僕卿楊和翰職方司郎中唐元楫以廣東人又為

一黨然行朝之權盡歸于李元胤元胤本姓賈為成棟義兒以守舍面聲慶朝士爭趨其門其尤甚者謂之五廟袁彭年為帛頭丁時魁為帛尾蒙正發為虎脚劉湘客為虎皮劉錢謙金堡為帛爪蘇存舉廣者大小官員非李成棟咨不擅除平樂則瞿式耜為政慶遠柳州則焦璉為政潯南思文則陳邦傳為政通政司上疏陳乞職官者猶日以千計內閣票擬只有着議具奏四字選司掌銓亦無出選之地徒有空名而已

三年己丑正月庚申朔上在肇慶十三日大學士朱天麟罷陳邦傳故潯梧叅將也有功封富川伯又以迎駕封思恩侯成棟反正先疏入告進爵慶国公官其子陳曾禹右副都御

史駕過潯州邦傳挽面月餘來守潯州如瞿閣部故事上不許以居潯梧而致賄于誥勅中書張孟先使以守字易居守為言者追改然邦傳進疏則直稱世守當成棟未反正時邦傳潛通降啟以故為成棟所輕兵科給事中金堡承風指劾之邦傳辨疏皇上蒙塵兩年並元一位兩衙門何今日議論紛紛若是以臣為无將无將請即遣金堡為臣監軍以觀臣十萬鎊騎天麟票擬金堡從來朕亦未志所請着即會議丁旨魁僅之黨人也怒曰僅論邦傳即請監僅又論却永忠若請其頭亦與之即率科道官十六人直入丹墀大殺疾呼繳印于內閣上方燕語聞之震驚翻茶沾服急諭諸臣照舊

供職天麟即日罷相然天麟但言會議固未嘗出金僅于邦
傳也第金僅注日臨清受官于李賊發其從來是所深忌耳
二十八日起舊輔黃士俊何吾驄入直三月七日李成棟何
騰蛟敗問至當金穀桓之友正南都震動乘流而下勢不克
矣乃為穀桓之謀者以寧廢人失策于一往使新建得制其
後故穀桓兵先贛州贛帥高進庫謂之曰吾不動以待汝汝
得南都則吾以贛下穀桓不聽急攻之久之而各省援師集
于南昌李成棟方欲夾攻贛州穀桓之攻贛者首尾牽顧失
利而退高進庫以方勝之師還拒成棟成棟退走信豐兵潰
不可制成棟斷後策馬渡河馬不勝甲而沉兵部尚書張調

鼎監軍道姚生文俱死于亂兵成棟死而穀桓亦止何騰蛟
開府于長沙之湘潭縣湖南北列十三鎮多以降將為之昔
叛將服騰蛟仁愛有餘雄斷不足諸將跋扈不用命北兵至
湘潭不守遂見執害于火步橋下贈騰蛟中湘王成棟寧夏
王進李元胤車騎將軍南易伯四月孫可望遣龔鼎永昌人癸未庶吉士
獻南金名馬移書來親王名號初張獻忠伏誅其勁旅尚有
四部曰孫可望李定國劉文秀艾奇能皆公獻忠偽號自稱
將軍可望平東定國安西文秀撫南奇能定西奉黔國公沐
天波以討定諸尼可望年差長又稍知文墨故位第一定國
以能次之文秀奇能又次之然實等尼无統屬已而奇能死

其將馮準礼主其營事可望寵之以術既兼兩部浸欲自大當諸軍之從貴陽入滇也貴陽不置一守有皮熊者以其軍入之報稱恢復黔省進爵貴國公駐平越大學士王應熊還自京師開幕府于遵義有王祥者為委任應熊死而祥據遵義進爵至忠國公各疏告行在言今之入滇者為張賊餘孽名雖向正事豈革心朝廷无為所愚然兩師接壤時相構釁亦不能有所効力及滇使至朝議以為不可不行封賞金堡言祖制无異姓封王者于是遣武康伯胡執恭以侯爵往封執恭者紹興人私計滇兵強甚且欲自結于孫可望謂春秋之義大夫出境有可以安社稷利國家者專之可也乃矯詔

封可望為秦王可望亦知其偽具疏辭金堡蒙正發皆劾執恭因上朝議大譏然不可止已改封荊郡王賜之國姓可望曰朱朝宗定國曰李如靖文秀曰劉若錡而可望終莫秦王言臣惟一意辦賊成功之日始敢議及封爵耳定國文秀亦辭賜名可望雖不受爵然已張皇其稱土司懾服軍威者脩省貢獻已倣親王礼行事沐天波亦謙讓不敢以公爵鈞敵滇土略定而北師下浣張光壁侯天錫還師黔境可望遣許世臣詣行在請上出師陳義慷慨有為上言者曰不若賜之璽書直云皇帝致書秦王則前此葛藤斬斷方可使之盡瘁也上從之可望即具疏謝恩五月四日慈寧皇太后垂簾召

何吾駙金堡為之解釋先是正月堡叅吾駙謂司禮監夏
國祥此呼彼應有若桴鼓皇太后怒吾駙不安其位故解之
六月袁彭年生母死不肯丁憂慈寧皇太后曰祖制所无不
許七月李賊部曲之降于何騰蛟也李過賜名李赤心封為
興國公高必正封為鄖國公營名忠貞騰蛟死為大學士堵
胤錫所撫湖南北既失赤心等由柳桂竟趨梧州欲入廣東
胤錫力主其議李元胤曰我輩做韃子肯公不來復廣東今
反正後乃來爭廣東乎皇上在此佗來何為胤錫語塞而止
八月黃士俊何吾駙罷時臺諫橫甚金堡等以李元胤為東
援瞿式耜為西援嚴起恒為內援焦璉為外援朝政一手握

定動輒白簡政府惴々充位疏未上先商票擬政府置底簿
以待之任其改削二輔入直以來彈章盈篋至是告歸九月
嚴起恒獨相是年封朱成功為延平王閩海始用永曆年號
四年庚寅正月乙卯朔上在肇慶北兵破南雄七日報至百
官爭竄家不訟途殺人九日上登舟十三日解維二月甲申
朔上至梧州駐蹕水殿李元胤留守肇慶戶部尚書吳貞毓
詹事府禮部右侍郎郭之奇兵部左侍郎程源右侍郎万翱
禮科都給事中李用楨戶科右給事中朱士鯤戶科給事中
李日燁史朱統鎰王命來陳光胤彭佺合疏論袁彭年金堡
丁時魁蒙正發劉湘客罪奉旨彭年反正有功免議餘下錦

永獄掌衛事張鳴鳳鞠之嚴起恒請對于水殿不得入復率
諸臣伏沙灘求免刑程源立舟頂揚言曰金堡即昌宗之寵
方新仁傑之袍何在兩語便當万死其殺達意寧舟中蓋僅
駁御史呂爾珪奉旨疏臣何人也而與何人也以仁傑之袍
賭昌宗之裘志士猶為快。顧肆言无忌也獄具僅邊遠時
魁附近各充軍終身湘客正菽徒三年各贖上登位三年至
是始見殺色上憂東事甚調鄖國公高必正赴援五月十三
日必正與典平侯黨守素率兵自梧州來朝李元胤亦自肇
慶來時嚴起恒已公三帥請手敕往平浪追還慈寧皇太后
垂簾召三帥賜對元胤伏地請死曰金堡等非臣私人果有

罪皇上何不處之于端州今若此是臣與堡等為党也向以
封疆急不敢請罪今事稍定請言其罪上慰勉再三曰卿大
忠大孝朕不疑卿元胤曰皇上既不疑臣何故以處四臣之
故賜臣勅書令臣安心辦事乎皇太后曰卿莫認堡等是好
人卿如此忠義佗却誘卿謀反元胤曰說臣謀反還是本
還是面奏還是傳言上不答必正曰皇上重處堡等是也但
處堡等之人不如堡等處堡等之後亦元勝堡等之事皇太
后曰只滇封一事豈非金堡誤國諸臣皆不敢對孫可望自
賜筆書之後儼然親藩體統凡諸軍悉曰行營設立護衛曰
駕前官自稱曰孤曰不殺文書下行曰秦王令旨各官上書

曰啟稱李定國劉文秀曰弟安西李弟撫南劉其下稱之皆
曰國主皮熊在黔畏其相逼遣官李之華通好稱盟可望致
書貴爵坐擁貔貅戰則可以推堅守則足資保障獨是不肖
有司閃知邦本征派日煩民生日感黔中多兵出之途寧元
抹災恤憐之念而以不穀為假道長發之舉若黔若滇摠屬
朝廷封疆固守留兵无非綢繆撞楔惟欲與行在穀息相通
何可有一毫私意于其間若祇以一監了局為燕雀處堂之
計非不穀所望于君子矣熊得書愈思避之苗寨黔中院司
道官會請前軍都督白文選入黔省可望下教安定之遂下
平越收其軍令所屬文武呈繳濫劄武職加授總制叅遊文

職加授監軍督餉部卿僉憲概行裁革王祥松烏合六七及
分為三十六鎮屯滇兵一戰于烏江河而大潰祥避死真州
遂下遵義九月北帥孔有德將攻桂林諸將望風而遁城陷
大學士瞿式耜兵部侍郎張同敬不屈死之式耜遺表云十
一月五日開國公趙應選傳塘報知嚴關已陷在城衛國公
胡一清寧伯王永祚綏寧伯蒲纓武陵侯楊國棟寧武伯馬
養麟俱遁城中一空酉刻督臣張同敬從江東泗水過江至
臣寓臣謂同敬子元畱守之責可以奉同敬正色曰死則俱
死耳即于是夜明燈正襟而坐六日辰刻噪報始至靖江府
前再一刻直至臣寓臣與同敬危坐中堂不動忽數騎持弓

乃突至執臣與同敵而去昔大雨如注臣與同敵從泥淖中行至則孔有惠已坐王府靖江父子亦以守國未嘗出城業已移至別室臣等見有德不拜有惠亦不強以溫言諭臣等降臣與同敵曰吾二人已辦一死于爾兵未至之前正以死于一案不若死于大庭耳明日被害當被執之旨式相欲入與妾訣同敵牽臂止之曰徒亂人意耳遂行廣州亦先四日為北帥尚可喜所破十一日上登舟幸潯而陳邦傳叛上初過潯邦傳留之月餘欲挾之以自重至是乃謀劫駕十二日上舟衝雨而過不及發百官鹵簿之舟在後者邦傳劔之文武墮水死者董英許玉鳳潘駿觀以上鹵簿偕陳營中十

六日上幸潯州戶部侍郎陳至米迎二十八日駐蹕南寧五年辛卯正月己酉朔上在南寧耕殿受朝賀十日起太廟詔東閣大學士兼吏兵二部尚書文安之督師經略楚驍賜尚方劍便宜行事二月孫可望遣威虜將軍賀九義總兵朱養忠張明志張勝等入衛楚雄道楊畏知自滇中來朝詔進東閣大學士入直辦事三月三宮上田州二十五日賀九義脩行宮為上駐蹕四月朔祀太廟十二日慈聖皇太后崩于田州十四日訃聞十七日成服二十三日奉安靈輿于慈寧宮喪禮以日易月五月十八日勅鴻臚寺項以大行孝正莊翼康聖皇太后喪憂戚之中不遑視政今值服除當面與輔

臣商決政事兼行日誦該寺即傳工部脩中極殿翰林院舉
堪日誦記注員名以廿七日舉行六月上患足癩七月朔祀
太廟十五日中元遙祭祖陵十八日奠孝正皇太后於兩江
之宋村山廿五日陳邦傳同北兵入寇上欲移蹕羣臣以兩
江黃茅瘴疔秋甚于夏宜俟霜降後允之賀九義等出師柳
慶九月梧州來賓邊江告急廿八日上登舟十月七日幸新
寧十一月李元胤等迎駕請幸防城不允十二月北師犯邊
江逼賓州五日幸瀨灘七日南寧臨太僕寺少卿丁元相戶
部員外郎楊尚甸死之上登陸焚舟楫踉蹌失次扈蹕官員
相失將至鎮安會孫可望遣師討歸朝叛尼搃兵高文貴黑

邦俊狄三品等相率扈蹕

六年壬辰正月癸酉朔上野次三日至歸朝十二日發歸朝
十二日次富川十三日次沙斗十四日次西洋江十五日次
宜月關十六日至廣南孫可望遣總兵王爰秀迎駕上言臣
以行在孤處僻粵再次迎請未奉允行然預慮聖駕必有移
幸之日所以先遣各營兵馬肅清尼氛道路无碍廣南雖云
內地界鄰交趾尚恐尼情叵測臣再思維唯安隆所隸貴州滇
黔粵三省會區域節堅固行宮脩葺一切糧儲可以朝發夕
至莫此為宜上是之益可望兩三年內既定滇中又復經營
黔土至此已有成績二十五日上發廣南次童卜廿六日次

曠村廿七日次鼎貴廿八日次加浦廿九日次那年三十日
次侄堂二月癸卯朔次呼馬二日次扁牙三日次板屯四日
次板橋五日次尚沙六日至安隆所詔改安隆所為安龍府
九日遣太常寺少卿吳之俊賫璽書至滇五月孫可望不道
出師李定國下楚征虜將軍馮雙禮副之劉文秀入蜀討虜
將軍王復臣副之以楚地征戰尤急送兵俱隸定國七月四
日定國率諸軍克桂林北帥定南王孔有德赴火死俘其子
庭訓及叛將陳邦傳陳師尚初定國駐軍武岡馮雙禮駐寧
慶沅靖屢捷沈酋敗遁大師可乘勝南下而虞有德之躡其
後于是令武岡諸營出新寧寧慶諸營出祈陽合趨全州分

遣西勝營張勝鏐騎右營部有名率精兵由西延大埠頭便
道趨嚴關嚴關者所由入桂林要道也馮雙禮率前軍都督
高承恩鏐騎前營王會武安營陳國能天威營高文貴坐營
蘄統武合兵八萬先進兵至驛湖猝遇北騎萬餘南師迎戰
斬其驍將李四北師遂奔南師遂薄全州定國統右軍都督
王之邦金吾營劉之誨左脇營吳子聖武英營廖魚標奇左
營卜寧合兵十萬繼進聞驛湖捷報傳令全州傳城者无急
攻愬其奔逸并力于桂林也令未至而全州已下定國軍過
全城令急過毋入獲禮諸軍亦出城合進昔張勝部有名已
至嚴關與大軍相距十里約曰寇至舉砲傳警毋下關須火

軍至始戰薄暮聞砲諸軍擬赴之定國曰毋庸俟之寤然蓋
有息聞驛湖之敗遣眾數万馳救全州不意南師已營關上
會日且暮退去明日北師至關張勝等傳砲火軍薦食而前
戰于關下北師銳甚為債歸定國斬馭為者諸軍奮勇前進
為亦突陣北師大奔斬戮不可勝計天大雷雨橫尸弥野追
及于大容江有息急入桂林閉城而守火軍三日而至城下
守陴者皆潰火軍援梯畢登定國下令屯城上有息奔入宮
中悵然无一言久之曰已矣其妻曰毋慮我不死乃嗚一嫗
携其子出避曰苟得脫度為沙弥无效乃父作賊一生下場
有今日耳自縊妻亦縊有息遂放火自刎投火中乃投書之

發自桂林也其人窮日夜易馬而奔既至貴易直入殿墀下
馬而息僅續卧地不能起探其懷中投書灌以湯藥久之乃
甦于是火宴三日疏請封典始議犒師銀八万已損之六万
已又損之四万益諸軍之入楚而蜀也獨駕前軍孫可望護衛
稱駕前軍不
發駕前軍固迭鋒聞桂林之捷皆生妒心曰北本易殺我輩
惜未得一當耳數日後定國上鹵獲惟孔有息金印金冊人
參數捆所報官庫財物估僅盈萬遂有媒孽其市恩諸軍者
往來使命不絕又多增飾喜怒其間冊封之事行之稍緩而
北師敬謹親王大人衡州兵弼十万定國計分其師遣前將
軍張帛取辰州北人分兵往救定國身當衡州遇之河上始

戰少却北來勢追奔南人奇兵間道以搃中堅遂蹶名王十
一月二十三日則又傳是日之戰斬敵如屠犬豕手不暇耳
駕前軍聞之益輕言北不足滅遂議明年春秦王親出師云
劉文秀之入蜀也善撫恤軍士蜀人間大軍至多響應于是
重慶叙州諸州縣次第皆復吳三桂迎戰輒敗斂軍以奔趨
保寧南師追躡其後惟恐失敵討虜將軍王復臣曰不可
我師驕矣而彼方致死以驕兵當死寇能无失乎諸軍多不
然之至保寧復臣又曰毋圍城圍則師分而弱不聽張先壁
軍其西南先壁踰張黑神軍容耀日然未經大敵三桂登城
望之曰獨是軍可敵乃開門出精騎犯其壘果驚潰轉戰而

南直討虜營討虜營為潰軍所擾又間以水勢不復支北人
乘勢奮擊之復臣手斬數人環之者益眾乃曰大丈夫不生
擒名王豈可為敵所辱遂以刀自刎北人皆驚歎以為烈士
文秀撤圍而退三桂不敢追曰生平未見如此勁敵特欠一
著耳蓋如復臣所言也報至下令曰不聽謀損大將劉撫南
罪應誅念有復城功罷其職閔任文秀歸雲南諸軍或分守
蜀隘或調征楚所從者不過百餘人而已是年李元胤往海
南招集散亡至斂州為土兵王勝堂所劾械送廣州不屈而
死投尸江中

七年癸巳正月戊辰朔上在龍安府先是孫可望題請封虜

宣國為西寧郡王兼行軍都招討封馮護禮為典國侯聖旨
所請封爵事宜俱依議行于是造設儀衛遣簡討方于宣中
書楊煌先賞勅注賞軍万金行有日矣而是旨訛言繁興有
傳宣國滋不悅者曰我奈何受郡王封當亦如國主有傳諸
營偶語者曰秦王下長沙即改年號受禪讓矣及廢處劉文
秀太過咸曰大功未行厚賞偶敗則膺嚴罰我等如何苦捐
身命又以殺楊畏知立儀注駕前之奉令出使者多恣睢不
洽而言之者多獲禍從此内外文武咸怨軍心漸渙不樂可
望者眾矣楊畏知者陝人為楚雄道好言王霸之略故為可
望所重及朝行在于南寧上以孫氏之故相之而孫氏反疑

其貳心于己歸黔以後所言多不從畏知乃佯狂以示不為
孫氏所用又時：醉罵其駕前人可望欲脅之使改命從軍
法逆知必有諫者逮諫者入而駕前人已提其頭至矣可望
恨曰楊公死我桓文事不成矣儀注者武爵隆殺體統可望
欲以自太其故音等尼者多怨之曰天下尚未定奈何為此
是月可望出師慨然經略中原其封李宣國者詔使已出黔
境復追還之曰孤今出師入楚當面會安西大慶宴親奉皇
上敕以充寵之而眾益交相論歎以為此真項羽之利印者
封賞也至有為宣國慮者曰此偽遊雲夢計耳宣國曰涕泣
謂其下曰不幸少陷軍中備嘗危險思欲立尺寸功宜扶王

寧垂名不朽今甫得斬名王奏火搜而猜疑四起且我而劉
撫南同起雲南戰功具在一旦誑誤輒廢棄于我忌害當必
尤甚我妻子俱在雲南我豈得已而奔哉諸營聞之有引軍
從之者其不能從者亦咨嗟太息不已又為書以謝可望可
望不意其奔也悵然久之欲止軍東下然業已督師在道又
信駕前軍言敵殊易殺親履行間立大功以服衆心耳謀知敵
屯回路口遂欲襲擊破之令于軍中曰凡獲敵馬者悉給之
音方四月陰雨延連行三日至回路口敵驚欲潰南軍殊易
之甫斬數人便掠其馬敵睨軍亂還南搏戰南軍已不成列
退保峒口可望亦念定國既去諸軍有乘是圖之者既不敢

嚴督諸軍前戰諸軍亦以駕前兵奮欲立功不顧與併力凡
長沙所已復府縣給印諸官悉撤回楚事大變去八月始有
言當招還李定國者南寧鎮朱養恩言之尤力可望終忌定
國仍布其下謀起劉文秀文秀聞之單騎入黔私見于可望
言已无寸不顧圖富貴可望強之疏請為大招討仍密遣之
還滇

八年甲午正月壬辰朔上在興龍府改雲南省為興辰州為
沅興府沅州為黔興府詔以劉文秀為大招討都督諸軍出
師東伐四月壬午六日孫可望殺大學士吳貞毓以下二十
八人內武臣二上以久不得出與貞毓等謀祇以手敕通李定

國令之來者左右前後莫非為可望耳目者馬吉翔發其事窮治揆文何人用寶何人奉使何人上亦震驚者累日四月劉文秀至黔可望祭旗盡畢執爵授文秀文秀言某仗皇上洪福國主威略諸將士智勇庶幾一日克敵恢復中原若某下劣誠恐不勝五月七日以單騎出按沅靖諸營徧觀險隘勞恤軍吏十日而畢七月擇吉出師由平越進屯于天柱九年乙未正月丙戌朔上在興龍府封李定國為晉王劉文秀為蜀王

十年丙申正月庚辰朔上在興龍府孫可望將劫駕出降李定國舉兵敗之奉上駐蹕雲南改為滇都

十一年丁酉正月甲辰朔上在滇都議開緬甸為省以元江上府為總督不果

十二年戊戌正月戊戌朔上在滇都遣使賫璽書從安南出海至延平王朱成功營授張煌言兵科左侍郎兼翰林院學士其餘除授有差徐孚遠隨使入覲十月雲南屬府告急十二月十五日上發滇都者李定國出禦北師令上隨蹕避兵十三年己亥正月癸巳朔上野次四日駐蹕永昌閏正月十五日上發永昌將入緬者文武官尚四百餘員兵士數千人十八日次騰越二十日發騰越二十四日遙傳兵至百官爭竄宮嬪被掠廿八日次蠻漠緬人不容兵器入關三十日發

蠻漢二月壬辰朔次河口水陸分行自上以外從舟者六百
四十六人從陸者馬九百四十餘匹十八日上次并搜緬人
止之不聽前進廿四日緬王請大臣問故上遣馬雄飛鄔昌
琦貴勅書往緬王發神宗勅書對較不同疑其為偽及見沐
國公印信之蓋緬國自石曆二十三年請救不許遂絕朝貢
故所知惟神宗故事也當是昔李定國已遣白文選率兵迎
駕至哩哇城下距駐蹕五六十里而為緬人隔絕不相聞文
選亦遂拔營而去三月十七日自河口分路陸行者至哩哇
對河離城五六里下營緬人疑兵奪國率兵出戰殺傷多人
餘乃散居村落通政使朱蘊金中軍姜水息益死五月四日

緬王具龍舟鼓樂遣人迎上五日上發井樓七日至哩哇城

下次于對河八日駐蹕者樓

距城五里

草殿數十間編竹為城宿

衛百餘人各官自架竹木以寓八月十三日緬王請黔國公

沐天波往緬俗以八月十五日諸蠻來貢使黔國以臣禮見

誇耀于諸蠻九月十九日緬人貢新穀十月戊子朔頒曆于

緬

十四年庚子正月丁巳朔上在緬甸上日欲出緬幸李定國

營定國恐以兵來則緬人致難于上而在上左右者則又皆

偷安無智之徒以此音塵不屬九月定國迎駕屯于近地奏

云前後三十餘本不知曾到今與緬王約何地交割上以劄

勅付緬人定國候久无消息復拔營否是時士君子皆散亡
所餘惟塌苜一二輩馬吉翔為大學士南司禮監李國泰相
為虐甚惟恐定國之至于是牢籠文武凡欲其職其銜者俱
稱門生吉翔國泰合奏大臣三日不舉火上怒以皇帝之璽
擲之吉翔國泰即椎碎分給御史任國璽請東宮開講進宗
末賢奸利害書上覽一日國泰惡而去之

十五年辛丑正月辛亥朔上在緬甸二月二十八日鞏昌王
蚤遣緬民賈本至云不敢速進者恐有害必要緬王送出為
上策數日後距行在六七十里架浮橋將渡已而不果三月
有欲殺馬吉翔李國泰奉東宮而出者事覺被害五月馬吉

翔李國泰進宮講書御史任國璽言上年請開講則遷延不
行今日勢如累卵禍急燃燭不思出險而託言講書夫日講
經筵必須科道侍班議軍則有皇親沐國豈翔泰二人之私
事哉奉旨着任國璽獻出險築國璽言能主入緬必能主出
緬今日事勢如此乃卸肩于建言之人乎太常寺博士鄧居
詔禮部主客司主事王祖望各劾翔泰不肖又傳禮部侍郎
楊在講書賜坐在以東宮典璽李崇貴侍立不敢就坐上手
賜崇貴坐崇貴曰雖在亂心不敢廢禮今日蒙上賜後日將
謂臣欺幼主每請崇貴出外講畢而入一日東宮問在哀公
何名在不能答廿三日緬酋弒兄自立遣人來賀上不許

月十九日緬人請喫咒水即盟誓也馬吉翔李國泰挽百官同往

緬人盡殺之松滋王黔國公沐天波綏寧伯蒲縵皇親王

惟恭吏部尚書鄧士廉以下四十二人緬人又發兵數千圍

行在上幾自縊被殺者甚眾吉王同妃縊死宮人命嬪縊者

不下百人盡劫所有而卒二十一日緬人復脩理章殿奉上

居之曰此事非關吾國因汝各營在外殺害地方犯眾怒耳

十一月十八日上召都督同知鄧鳳入宮謂之曰太后病矣

未知骸骨得歸故里否又曰白文選未封親王馬室未封郡

王吾負之滇黔百姓我師在彼苦了多年今又不知如何十

二月三日緬人請上移躡皇太后皇后皇太子同行三更渡

河始知其為北人也明年二月十三日至滇城蒙塵之後事

秘不知崩日崩所或曰北人危至其驛夜半聞上怒罵即徂

落之日也東昌李君調在平西藩下目擊雲南省城教場中以紅帛縊崩八旗无不慟哭天日晝晦以壬寅四月二十五日過雲于滇

史臣曰越閩之事方國安以累敗之餘鄭芝龍以鼉鼉魚

鱉之民而欲使新造之唐魯以力征經營天下此必不得

之數也惟帝當李成棟金叔桓之反正向非高進庫棟之

于贛州則其勢必合則江左偏安之業成矣逮夫李定

國桂林衡州之戰西蹶名王天下震動此乃曆戊午以來

全盛之天下所不能有功垂成而忽敗之可望之肉其足

食乎屈原所以呵壁而問天也

小曆帝

沙定洲之亂

沙定洲臨安蒙白土司也父源崇禎間與阿迷普名殺同謀
征水西名殺妻沙源女也元子江右賈人百姓者有女故倡
也名殺嬖之遂娶焉生子祚遠已名殺祚遠俱死歸于沙氏
破數家竄後乃妻定洲定洲之年布其子祚遠相若也定洲
遂兼蒙白阿迷二司以石氏為謀主日告奸諸土司以兵掠
之滇中撫按與黔國沐天波不能審其曲直兵勢既盛輕黔
國可取而代也乙酉布武定土司吾必奎吾安世約汝以武
定叛黔國必調我合兵攻之諸司元敢難我者必奎如約黔
國發諸司兵檄蒙白二司定洲以五千赴之至則必奎已擒

定洲大失望會黔國家奴阮韻嘉徐中和有異志叅將張國
用都司袁士弘亦怨黔國二憾密告定洲許為內應當是昔
諸生于錫用用事府中恣為不法大橫兵官李天植征武定
回有二妓姝色錫用奪之天波既搞定洲軍疏題叅將十二
月朔日食天波不受謁二日定洲入謝阮奴伏甲于內沙軍
噪于外以誅于錫用為名縱火沐府天波持印踰垣出走母
陳太夫人配焦夫人弟天澤天潤皆遇害定洲劫巡撫吳地
元具題言沐天波叛沙定洲起兵定之應以定洲代天波鎮
守雲南此元不可拘之別室奪其印以偽疏入告福京定洲
遂行府革丙戌春發兵圍天波于楚雄天波走永昌以道臣

楊畏知留守而四將軍之師自黔入滇定洲大敗軍弼勒
陳隔泥闕四將軍以兵五万突之沙兵大敗四將軍者孫可
望李定國劉文秀艾奇能是也皆獻賊部曲張獻忠伏誅
偽號欲迎黔國以輔王室既入曲靖值文帝遣太監孫興祖
調沙兵入衛四人謂興祖曰朝廷遠不知滇事始末今若徵
之是獎亂也。不如討平沙逆。迎還沐爵使之引兵東向。興祖
然之。傳檄至雲南定洲殺故大學士王錫衮以宵遁。丁亥四
月十八日城中人執阮韻嘉袁士弘檻送楚。雄伏誅。二十四
日孫李諸軍入城。初毫不犯定洲。據者凡五百五十日。五月
李定國率師向臨安。庚申至壬戌。拔之改阿迷州曰開遠。蒙

白曰樂新遣使至楚。雄永昌楊畏知猶以流賊目之。六月四
將軍入迤西。畏知迎戰被執。四將軍解其縛。坐之上座。以為
同獎王室。非有他也。俾作書通意于天波。七月土司龍在田
許名臣來降。八月十八日兵入霍慶。又分兵入麗江。土知府
木懿迎降。天波得畏知書。猶不敢信。遣其子中顯至營曰。但
得守永昌足矣。不敢復望故位。劉文秀謂諸人曰。沐世子來
猶國公也。請以國公之禮。世子世子歸。以二十騎送之。悉
返所得沐氏世寶。天波大喜。過望。二十騎中有兩人歷階而
上。中顯視之愕然。謂其人曰。此即撫南劉將軍及王將軍某
也。天波乃同兩將軍還。獻勳車裂于錫。用徐中和以謝國人。

文秀隨引兵討倭草菟倭草菟者定洲之老巢也有九山巖
險峒名溪鳥其外巢曰大莊凡八里老庖據之其戰口銜獲
刃手舞大刀所向无前文秀圍之久不下定國益師往誅黑
老庖十月四日峒人多出降破之執石氏定洲以歸
史臣曰沙亂由于石氏滇人疑其為夏姬及獻俘黠黑奇
醜莫不火咲嗟乎亡國者寧必驪姬褒姒為

賜姓本末

朱成功者鄭芝龍之子也母為尼女原名鄭森弘光昔入南
京太學聞錢謙益之名執贄為弟子謙益字之曰大木丰采
掩映隆武即位年終二十一入朝上奇之賜今姓名俾統禁

旅以駙馬體統行事封忠孝伯初芝龍之為盜也所居為泉
州之東石其地濱海有李習者往來日本以商船為事芝龍
以父事之習授芝龍万金寄其妻子會習死芝龍乾沒之遂
召募元賴為盜于海中久之而所得不賞崇禎中受巡撫沈
猶龍招撫芝龍娶日本長琦王族女為妻凡為日本贖墻者
例不得歸惟芝龍挈其妻還東石遂為富人甲于全閩宅第
縱橫數里猶龍母生日進珊瑚高尺餘飾以珠龍金盒猶龍
嘆賞復進一株製生犀黃金為甲每出則百餘人如一人莫
辨其孰為芝龍也時南安有苟憨惠安有劉香皆稱富強苟
憨先亡劉香恃眾不軌撫朝命芝龍討之戰于五廟門外之

定海所芝龍力不敵香而弟芝庸勇甚望見香乘大艦指揮
兵士以輕舟超艦而上直前取香左右惶急莫敢縱兵香亦
勇格庸兵器墮遂徒手而搏相持入海皆死芝龍既并其眾
勢益強盛江右鄒維璉為巡撫思欲衰出然無以為計也弘
光昔封南安伯及勸進隆武封平虜侯進平國公北兵入福
州芝龍退屯安海樓船尚五六百艘乃為御人所誘必欲降
附諸將多不從成功痛哭而諫芝龍意不可回單騎北去成
功之母自縊死丙戌十二月朔成功會文武羣臣于烈嶼設
高皇帝神位定盟恢復丁亥仍稱隆武三年移于南澳勤王
者遠近至軍報頗振五月于廈門中左所設演武場七月合

定國公鄭鴻達軍圍泉州于飛花山不克十月從大學士路
振飛曾櫻議頒明年隆武四年戊子大統曆用文淵閣印印
之戊子閏三月同安。溪皆下以吏部主事葉翼雲署同安
事五月圍南安縣七十日不克而返八月同安破葉翼雲及
鎮將丘進金裕皆死之永曆帝駐蹕肇慶遣光祿寺卿陳士
京入朝己丑士京返自行在封成功為延平王始稱永曆三
年六月漳浦守將納款庚寅成功南下辛卯二月泉州偵廈
門單薄龍破之曾櫻自縊諸紳咸避于浯嶼成功自南返泉
州龍者始退十二月攻漳浦知縣出降壬辰正月海澄守將
赫文興舉城降圍長泰縣北替陳錦來援敗之二月渡平和

詔安南靖三縣進圍漳州府七月七日陳錦為其內司李進忠等五人所刺以其首來降八月刑部侍郎王虞石至自五指山言思文帝在彼為僧繼而勅使至廈門一時故臣皆不能決九月北師金帥援漳島師失利癸巳二月五指山復遣使來存問諸臣使言思文今離五指駐平遠縣將起兵故臣乃具公疏請勅驗視卒不可得五月金帥以万騎攻海澄遇伏大敗六月島師南下會潮州守將郝尚文反正以定海李孟蒞署太守事其屬縣潮陽惠來相抗成功赴刺甲午四月新朝割漳泉惠潮四郡地今島上剃髮不受潮州渡陷十一月發水陸師應西寧王李定國于粵東十二月朔復漳州府

漳屬十縣降者九獨龍巖不下十二日泉屬七縣降者六乙未正月破仙遊攻凡半月四月援粵之師失利統軍者黃梧降紐五月祭旗大演陸師戈甲耀印集指紳觀之六月祭海大演水師九月南征破揭陽澄海普寧三縣命峻揭城毀澄普十一月舟山巴臣典舉城降發師已三月阻風至是始抵城下十六日北師再遣使議和丙申正月十一日始頒永曆十年大統曆以前年有戎事也台州北將馬信棄其城納降于舟山二月降將馬信馮用張洪惠俱抵廈門謁成功五月粵師失利歸斬其將蕭茂閩五月改廈門中左所為思明州六月二十四日黃梧以海澄叛知縣王元士從之協將康雄

不從斷其手得墜城出七月五日以陳忠勇侯留守思明州
成功率師北伐奪閩安鎮斬北將胡希孔生擒百七十餘人
二十三日戰于南臺奪橋又明日戰于橋北再勝二十八日
江二十六日舟山陷總制陳璘之英義伯阮駿俱赴海死丁
酉十二月島上火藥局災戊戌正月行在以璽書通問二月
徐孚遠覲行在汎海取道安南入滇成功會師浙海以少司
馬張煌言為監軍北伐抵羊山羊山故有龍祠海船過者致
祭必以生羊即放于山上久而享乳日餘見人了不畏避軍
士競執之天朗波平怪風猝至海船自相縱擊義勇王溺焉

于是返旆己亥五月全師北指張煌言以所部義從為前驅
入江煌抵瓜州城下明日成功至北師出禦滿漢死者千餘
乘勝克其城成功南渡攻鎮江煌言沂長江未至儀真五十
里吏民迎降六月二十八日煌言抵觀音門成功已下鎮江
水師畢至七月朔哨卒七人掠江浦取之五日蕪湖以降書
至成功謂煌言蕪城上游門戶倘留都不旦夕下則江楚之
援日至控扼要害非公不可七日煌言至蕪湖傳檄郡邑江
之南北相率來歸郡則太平寧國池州徽州縣則當塗蕪湖
繁昌宣城寧國南寧南陵太平旌德貴池銅陵東流建德青
陽石埭涇縣東縣含山舒城廬江高浮漂易建平州則廣德

樵
樵不學
見文選

无為和易凡得府四州三縣二十四而下流之常鎮屬縣亦
皆待時為降訖其音有大帥卑騎東逃飯于村店。惟一老
姬大帥遑遽問曰今待何如老姬不知其為大帥也合掌向
天而謝曰聞殺北人盡矣大帥不敢飯而食金陵亦欲議降
未定而謀知是師疎放樵蘇四出營壘為空士且釋兵而嬉
用輕騎襲破前屯成功倉卒移帳質明軍灶未就北師傾城
出戰兵无鬪志島師大敗成功遂乘流出海并撤鎮江之師
惺言趨銅陵占楚師遇兵潰變姓名從建息初門山中出天
台以入海成功之敗而歸也以廈門卑弱方謀所向中途遇
紅尾船一隻其通事乃南安人謂成功曰公何不取臺灣臺

灣公家之故土也。有臺灣則不患无餉矣。臺灣者海中荒島
也。崇禎間熊文燦撫閩值大旱民飢上下无策文燦向鄭芝
龍謀之。芝龍曰公第聽其所為。文燦曰諾。乃招飢民數萬人
給銀三兩三人給牛一頭。用海船載至臺灣。令其芟舍開
墾。荒田為田。惟上。秋成所獲倍于中土。其人以衣食
之餘納租。鄭氏後為紅尾所奪。築城數處。曰臺灣。曰雞籠。曰
淡水。此外又有土城數十處。臺灣之城亂石疊高。數丈厚。丈
餘。用火煨之。化為石灰。融結一塊。其門戶為澎湖彭湖水。淡
地勢低下。海船至此。須易舢舨而入。故險而易守。成功進攻臺
灣。至澎湖。適遇水漲。竟以海船渡之。直抵城下。城中紅尾不

過千餘人他皆鄭氏所遷之民也以火砲擊城堅不受砲
灣民真之曰城外高山有水自上而下繞于城壕貫城而過
城中无井泉所飲惟此一水若塞其水源三日而告困矣成
功後之紅尾乞降遂以火船遷國成功王其地數年李子鄭
錦嗣甲寅耿精忠反于閩鄭氏猶稱永曆二十八年

史臣曰鄭氏不出臺灣徒經營自為立國之計張司馬作
詩誦之曰中原方卜鹿何暇問虹梁曰圍師原將畧墨守
亦存風曰只恐幼安肥遁老藜林卓帽亦徒然曰寄語避
秦山島客衣冠黃綺絃堪疑即有賢乎鄭氏者亦不過躋
之田橫徐市之間其以為不然自緬甸蒙塵以後中原之

統絕矣而鄭氏以一旅存故國衣冠于海島稱其正朔在
昔有之周厲王失國宣王未立召周公二相行政號曰
共和共和十四年上不繫于厉王下不繫于宣王後之君
子未嘗謂周之統絕也以此為例鄭氏不可謂徒然矣獨
恠吾君之子匿于其家而不能奉之以申大義于天下其
聞海外尚多人物當必有說以處此

行朝錄卷三

壬子春蘇北為校一區及五月渡海
友人一書云至勤多鳥仍未淨也

通鑑

通鑑卷七十一

通鑑

通鑑

